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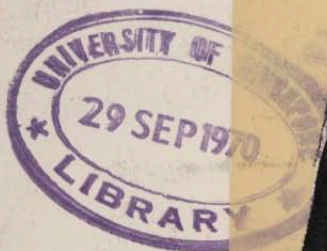
蕉風

蕉風

210

一九七〇年

五月



5201
3600

5201
3600

5201-3600

編輯人 姚 拓
 牧 羚 奴
 李 蒼
 白 堯



210 期

蕉風月刊 一九七〇年五月號
CHAO FOON MONTHLY. MAY 1970.

蕉風出版社出版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馬來亞印務公司承印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友聯書局代理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馬來亞圖書公司代理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KDN 4714

定價五角

二一〇期 目錄

封面設計 ○ 丘瑞河

閒思錄

趕上時代 04 黃潤岳

創作

阿楊，唉，阿楊 06 梅淑貞

露營 08 北藍羚

啞的週末 11 黃戈二

羊齒類盆栽 14 菊凡

死的設計 37 麥秀

春祭 26 袁曼

浪人吟 37 周喚

臉 早晨的暖意 40 沙河

我的抒情詩 43 艾文

一隻年輕的死狗 46 李有成

人
物

印尼現代詩人冷迪拉 48 紀 岳

翻
譯

尼金斯基日記——生命

52 陳瑞獻
郝小菲 譯

「尼金斯基日記」序

92 陳瑞獻
郝小菲 譯

風訊 95 編輯室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
作者共有。我們能給作者們做到
的是，作品刊出後一個月內發出
稿費。目前的稿費不算高；如果
薰風的銷數增加，我們願意給作
者們較佳的稿費，同時希望作者
們給我們最好的創作。

閒思錄之六

趕上時代

黃潤岳

時代是進步的，我們必須跟上去！

我們的學識，固然要趕上時代；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看法，也都要能趕上時代。學識是接受外來的，意識和看法卻是自發的。

多看書，多學習，我們的學識雖然可以增加，可仍不是我們自己的。我們必須把它們消化、吸收，再化育爲自己的思想，形成自己的看法，這才是真正的學問。

有人笑我們人類已登上月球了，你們華人仍在過中秋、吃月餅……初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月球裡，既沒有嫦娥，也沒有張果老和桂花樹。如此一來，我們吃月餅好像是落伍了一般。

同樣的，時代不同了：學校開除學生，家長可以控告到法院，可能法官會裁定校方要收回成命。教師體罰學生，家長也有權可以控告。但是，有的學校仍在堅持尊師重道、敬老尊賢，維護固有的傳統。

由於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可說是日益千里，使人進入太

空，使人們的日常生活提高到近乎奢侈。可是追求物質生活的滿足，總得有一個極限。人既不是機器，也就得注重物質生活以外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有兩方面，一是價值，二是境界。人們有了豐富的精神生活，人生才有價值；精神生活達到某一種境界，人生才有意義。

精神生活的中心是自己本身。

我們可以達到忘我的境界，或者是萬物與我爲一的境界；可是仍有我的存在。如果人云亦云，只是傳聲筒，或是應聲虫。如果全盤接受別人的思想理論，在精神方面，不能獨立自主，那就永遠無法解開奴隸的桎梏。

目前，有一些進步的青年，在思想理論方面，很容易全盤接受別人的。然而，在爲學做人方面，反倒又處處自以爲是；甚至連一些基本的自制與約束，都要否定。講自由，不願尊重別人的自由；講民主，又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見。於是，自己所標榜的，自己不能履行。自己所歌頌的，自己卻茫然無知。這是可笑亦復可憐的。

科學進步，時代進步，可是做人的基本原理，仍是不變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仍舊是不變的。也就是說：任何人都得受一些約束，任何人都得有某一種程度的自制。這是群體中的任何個體所必須注意的。

時代是進步的，我們必須跟上去！至於怎樣才跟得上？多多用腦罷！

梅淑貞

阿楊，唉，阿楊

對於別人口中的所謂命運，我常嗤之以鼻；因此，對於你我這次的分手，我並不把它當作是命運的故意安排，只是萬物有始必有終，甚麼也不能永遠存在的；正如含苞的蓓蕾要等待它辭謝枝頭的時候，而一枚青澀的堅果也將遇上那帶落的一刻。你只是我而我也只是你生命途中的一個偶然過客，互相匆匆投以一瞥後便要各奔前程了。

那天你拿了一疊用打字機打得整整齊齊的文件給我看又告訴我說你已成了一名保險經紀時，我便有一種預知某樣事物形將結束的奇異感覺。你的身影在我眼中逐漸淡出，映進眼簾來的是一隻機械的手機械地寫着一些年月日一些元角分，還有就是你不斷說話的聲音。噢我真想立刻推開你，推開眼前的一切，也向你擲回那一大疊莫名其妙的所謂文件，讓我奔跑到你那所學校去，倚在那彫花的鐵籬芭旁，好好的想一想，想想兩年前的你，兩年前的我。可是我沒有。那一刻我彷彿隻身正處於異鄉（而你，阿楊，竟那麼陌生地看着我），經過了一天的陟山涉水後，黃昏時投宿在高草叢生的曠野上的一家小客棧裡，斜斜地倚靠着依呀作响的木門，望着簷外空濛的暮雨，以及簷前瀟瀟的雨絲。這種蒼然飄瑟的感覺，想必只有那句「斜陽照鞭影」才能詮釋盡緻了。

然後我好像看到你走了，騎電單車走的，因我聽到那麼多開動的响聲；又好像聽到你要我介紹些顧客給你之類的話，而我也啊啊呀呀的答應下來。阿楊，你

求掙扎，我當然不能因此而離棄（這兩個字真教人聽了難過）你，說庸俗不堪；比起你來，我也不見得會好到哪裡去，甚至更等而下之也說不定呢；只是，我們已快到了無話可說的境地了。

離開了你，我也許會更加寂寞，但却不會更加難過，我相信是不會的。最親的親戚走了，留下風中恐懼的歌人，我，還不至於這樣。只是要親眼看到你在塵俗中浮沉，渾身變得油油滑滑的，才是我真正的哀痛；看不到你，至少沒那麼難受。所以自從那天以後，便沒再去見你了。

後來有一晚我坐在石堤上，看着搖曳的椰影，便不其然地想起了你，我多希望那天的一切都不是事實，只是夢幻而已。可是風吹得是那般真實，黃昏的陽光照得是那般真實，摩多聲响得是那般真實，你的臉孔是那般真實，這怎有可能是夢呢？聽我這麼說，你也許會挑起眉毛瞪大那雙美麗的鳳眼說：這又有甚麼不對呢？可是阿楊，你會見過有向後奔流的流水嗎？你家門前的那條窄狹的黑溪水，它的流速雖然慢得教人心焦，它也不會有倒流的日子。我們都在成長，不斷地身受外界的影響，即使時光肯倒流，讓我們再回到兩年前去，你可仍是純樸的你，可愛的你？我當然也不是。

近來我好像過得很充實，所以也好像比以前快樂；上課讀書去圖書館找參考書做實驗擠得滿滿的，再也沒有時間去回憶了。直到有一天我坐在回家的巴士上，經過你家門前時看到廳裡亮起了燈，我才猛然地想起了你，才想起那段日子已成歷史了。帶着水的氣味的風吹亂了我的髮，我不由自主地難過了起來。從車上的玻璃窗望出去，那時天空的灰褐色是我從未見過的。黯淡的天色冷漠的巴士冷漠的售票員冷漠的乘客冷漠的青草巷，更加深了我的空虛感。

你以前不是說過有位朋友住在這兒附近嗎？一個同學這樣問我，當走過黑水溪上的踏板的時候。

噢是的，不過我們好像已斷絕了邦交……你看，前面那個人的衣服多好看。然後我們開心地論起服裝來。

北藍羚

露營

(一)
醒來的時候，「坦克」轟隆隆直闖進我們營帳。我好吃驚，從帳幕縫隙出去，一顆明亮的星星，正向我眨鬼眼。

我被松濤嘲弄了，自己覺得好笑。
翻了個身，想把睡意重攆回來，却連打幾個寒噤，反而清醒不少。朋友倒睡得挺熱似的。

好兇的松濤，好凍的寒意，一陣陣捲入營帳。

「捲被還重睡」已是不能了，索性披了寒衣，從帳裡爬出來。

抬頭，滿天燦爛的星斗，在寬遠的天空中輕輕的細語着，也好像同我微笑致禮。

我選了一株很大的針松，背着松濤的方向坐下。

臂彎的沙灘好靜，好柔，似一叢流着的水草。

那邊這邊，點點漁火在海面上浮沉着，夢着。

(一)

——好美麗的水瀉呀！

——好別緻的海灣。

早晨，我們來紮營的時候，他們讚美不已。

我是再訪。朋友們都是初臨。我似嚮導般向他們「天花亂墜」起來。

當營火在黃昏的幕帷下燃起來，大夥圍着坐下。

——一個華麗的夜晚正開始它的童話。

——你記住，那鳥的名字叫愛情。

熊熊的營火，點起每盞眉心的燈蕊。

我們擬題：「水瀉，黃昏後」，大夥來構思。

我想起：銅雀台，才高八斗者和宓姐。

啊王！八斗才，如今安在？我茫然。

日安！日安！鬱悵的茫然的莎崗呢？

十八歲在那裡？季季的二十七歲的寂寞呢？

——我們已經二十一。黃忽然慨嘆起來。

——大姑娘，白皙皙的。那豐盈的雙肩，那挺秀的乳房，解語勾魂。今夜，

咱們摟一個多妙。陳說。

——唉！連女人的皮毛也沒觸過哪！太無聊。

——沙姆爾·畢克說：他們生下來，一隻脚已在墳墓裡頭，頃刻是白天，而

後就是黑夜。

我們又是甚麼呢？

解不開許多結，大夥夥倒是疲倦了。

把疲憊的帆落下，船泊在港灣裡，睡了，睡了。

明朝，且看誰第一個站在晨霧裡吹起號角。

(三)
而我夜半夢迴，睡不着啦！

一顆松籽落在我頭上。我想：另一顆松籽落到那兒呢？

正如今夕，大夥躺在營帳裡，明朝我們足跡又踏落何方？

我茫然地望着滿天密密麻麻的星斗，感覺得：生命飄渺無常。

我好傷感的孤獨起來。

我想哭。不為甚麼，只因為我是一個陌生的路客，我的名字叫做：人。

(七〇年四月假期)

五月出版社新書，南子詩集「夜的斷面」已經出版。該詩集收集作者從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九年的詩作共四十七首。這些作品，曾發表在南洋商報、蕉風、學生周報、民報、文藝季風、獵戶、文壇、教與學月刊。詩集每本定價一元六角正。函購地址：

LEE GUAN POON

438-C, Pejajaran Keliling,

Block 35, Singapore, 13.

黃戈二

啞的週末

中午，天色陰沉沉的，我幾次抬頭找太陽，都找不着，太陽失蹤了。

風扇靜止不動，孩子們告訴我：大風又把大橡膠樹吹倒了，壓斷了電綫。我仍然感到很悶熱，雖然沒有太陽。

啞子彥又來了，在我的課室外吹口哨。啾啾啞啞，指手畫腳，很吃力似的。我只懂得一點兒「手語」。

我以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構成一個V字，再以右手的食指在V字內刮幾下——大便——他笑了，笑聲像澳洲的小袋鼠。

他捉緊拳頭，構一個大頭的I字，忽又伸手掌進入腋下，然後屈曲着食指、中指和無名指將掌拔出——星期六，去怡保。

一疊疊的練習簿被我批得血跡斑斑後，又摔向辦公桌的角落，等候班長來拿去分派。六時正，巴士一到，我以一百米突的飛速奔馳。

巴士，搭客們和我都與啞子一樣沉默。三十四哩不算長，但半句話也沒有，於是抽煙，咬煙屁股，扔煙蒂，一共吸了十多根，使巴士有點像火車在冒煙。我相信這回非患病症不可了。

查票員像在練習跳樓，一個剛跳下去，另一個又跳上來。正想伏在前座女搭客的長髮邊睡一頓，另一個查票的忽然來拍肩膀。真他媽的，爲了省一點錢買來回票，就連打瞌睡也不成，只好又抽煙，製造病症。

其實病症似乎是防不勝防了，抽煙，吃花生，吃人造甜劑，染色劑，都會患病。最近又聽說養貓也會患病。波士頓十月廿五日合衆電：一份醫學雜誌上的報告「強烈地懷疑」家貓是把白血球症 Leukemia 血痛傳給其他動物（包括人類）的傳遞者。

談痛生畏，「強烈地懷疑」越來越多，還能剩下甚麼東西給人類放心享受？

明天輪到我到聖堂做耶和華的見証，我有了新的講題：「痛」。

站在聖壇上，若不說看甚麼福音，幾章幾節，就不像一個宣道教士。我找遍創世紀至啓示錄，都找不到痛，証明這東西沒有上帝的手指模，而祂創造的萬物都有。當然是祂造亞當、夏娃、禁果等等，有了太大的疏忽，祂只創造而不防患就太危險，也許這東西是祂休息的那天萌芽的。唔！偷懶的安息日。明天不說甚麼章，引甚麼節，只一味車大炮好了。

把第二十六根煙屁股扔掉時，正是晚上九時。吧女坐壓在我的大腿上，那個瘦瘦的却壓在啞巴的膝上。六瓶大黑狗，兩碟萬里望花生，默默地昏暗廳中消失，那團肉壓在我的腿上，漸漸變成一塊溫暖的海綿，使大腿的溫度升高，怪舒服的。

兩隻壁虎在酒吧的牆上爬着，悄悄地貼在裸女的畫像上。

手也在爬，借幾分酒意爬得很自在。最後失落了，失落在黑夜裡。壁虎悄悄地，慢慢地靠近一隻美麗的蛾，貪婪地吞噬了。

醒來，發覺身邊多了一個人，是那個瘦瘦的吧女，她躺在我和啞巴的中間。我不知昨夜

醉成怎麼樣子。

「昨夜一時五十分，我把你們兩隻醉貓帶上旅館，你們應該知道，晚上二時至四時是戒嚴時間，在匆匆忙忙的時刻我只好這麼做。」

我們給她二十元貼士，昨夜在酒醉中花去多少也不知道。她下樓去，我匆匆地提了〇〇七的公事包，左手拿了一本厚厚的聖經。我走路去教堂，南非，愛爾蘭，金路德，杭思朗，病症，迷你裙，大麻，都成了我作「見証」的腹稿。這一回年青的教友一定對我的大炮特別興趣。

啞子在我左右，用手語交談，行人都說：「看，那兩個啞巴。」

大家祈禱之後，就洗耳恭聽我的宣道。我毫無良心上的責備。我不屑把幾個鐘頭前的荒謬當一回事，其實在這個世紀裡哪有聖人？我捧着聖經大談特談，他們都把我看成神聖的牧師，只有啞巴知道我好到那裏。我不担心甚麼，因上帝給他的「先天」，對我有益。

「唔——Guinness Stout，對你有益。」教堂外面的住家，故意把電台的商業廣告的聲浪擴大。

（六九年十月卅日怡保）

羊齒類盆栽

房子並不大，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個衣櫥，便把房子塞得滿滿了。可是，她却感到這房子好像太空洞了。風爲甚麼不來活躍一下？太靜了，沒半點生氣。她放下了手提包，坐在桌前，眼光凝注在那棵已枯萎了的羊齒類盆栽上。紅紅的夕陽，把紅光投射在緊閉着的玻璃窗上，照着她的手，撫着她的髮，吻着那枯萎了的羊齒類盆栽。

離開這房子只一個星期，而現在一切的東西便似乎很陌生了。那自己視爲寶貝的盆栽，也變了，離開她遠去了。她伸出微微發抖的手，去觸摸那盆栽，突然又縮回手，無力地跌落在椅子扶手上。

紅艷的太陽下山去了。她追到窗前去，推開了窗門伸頭出去看。落下去了。夜幕就要落下來了。黑黑的暮這樣快便落下來了。風死到那裡去了？一切都死去了，我也應該跟着死去，死了一切便沒有了。其實，亦這種年紀，甚麼骨頭都不懂，應該好好求學的時候，却去搞這些大人們的事，真荒唐透頂啦，這真是個令人笑話的事！她腦子裡响着大姨的話。她用力地呼着氣。眼前的東西漸漸地被夜色遮掩過去。她用力地舉手扭亮電燈後，又讓手跌落身旁。雙眼又觸及那枯萎了的羊齒類盆栽。

它本來是青翠可愛的，直挺挺地站着，看了就令人喜愛。它是與衆不同的，它不像人人家中都有的萬年青。它是她最心愛的東西了，它是代表着一個人，那個使她心中翻滾過大浪的人。

潔玲，恭喜妳，考得真好。那天，L·C·E·成績放榜時，她果然考了個甲等，學校中高掛着的名榜上，第一個名字就是她，張潔玲，七個A。她站在榜前，靜靜地欣賞着自己高懸着的芳名，腦子裏正在想着些甚麼的時候，突然，他站在後面，拍拍她的肩膀，溫柔地對她說。她一時心跳得厲害，本想撒個嬌，對他說些甚麼，可是却說不出甚麼來，只好回頭對他甜甜地笑。他爲甚麼不把手搭在我肩上要拿開，那樣多好多甜啊！他爲甚麼只這麼拍拍兩下便把手收了回去？他爲甚麼不站近一些？她心中暗自盤問着，她多想偎依在他懷中，緊緊地擁着他啊！她用着發抖的聲音說：謝謝你。她多麼的想親蜜地叫他的名字，或是單單叫他的姓。但是她不敢，她記得上個星期他還說：有些同學只叫老師的姓名，這是很不好的，沒有禮貌的。在學校中，對任何一個教師都要稱呼老師。因此，她鼓不起勇氣叫他的姓名。她只好心中大叫一陣：小趙，小趙，子明，子明，親愛的趙子明！

趙子明是去年才來的，他是來替那個肺癆鬼李新泉的。李新泉那個傢伙早就該退休了，每個同學都不喜歡聽他那塞滿痰液的喉嚨發出來的沙啞聲音，令人聽了不是想睡便是想嘔，他所教導的數學及歷史，使人一想到他的聲音便不願多翻一下。現在換了趙子明，這個長得很帥舉止又大方十足美男子的年青人，他的聲音很堅實，似乎一粒一粒抓得住的東西。每個同學都被他清脆的聲音吸引着，而死去去做數學，死命地去讀歷史，賣命去找參考書。她依稀記得有人說過：一個教師的外型、舉止、談吐，對學生的學習情緒，是有很大的影響。這話很對。她就是因爲他而整天浸在數學和歷史之間。他只教了短短的一學期，全班同學大多數都進步得驚人。尤其是她，爲了聽他的贊許，爲了要他拍拍肩膀，（被他拍拍肩膀時，她是感到很幸福很幸福的）所以，她必須考到名列前茅。

他來了不久，班上有好多位同學都想借故和他接近，明明會做的習題，也故意留在下課後，挨在他身旁，假裝不懂地向他請教。張潔玲對那些同學的舉止，感到妒忌萬分，但當自己這麼做時，心中却甜得忘了一切。後來，她知道高二高三的同學，也常愛去找他。她想，如果自己再提不起勇氣比她們先登一步，那麼，她便會失去一切，拋棄一切。所以，她決定了怎麼做。

趙老師，我想在下午請你補習功課。一天，她這麼偷偷摸摸的對趙子明低聲說，臉兒像剛烤了火出來。

如果真的有興趣當然好。他說。

來我房子好嗎？就在學校對面那間紅色的洋樓上，我租的，自己住。她心跳着，手心淌着汗。

我看，在學校吧，反正下午班不用樓上這教室。下午四點到五點之間我得空。

補習開始時，她是裝着很用心的做習題。

過了幾天，她覺得應該進一步表示了。她把右腳架在左腳上，裙子拉得很高，現出大腿來，可是他並沒有注意這點；又一天，她把胸前的衣鈕做開着，可以讓對方看見她潔白的胸部和潔白的乳罩穿得鬆鬆的。

潔玲，妳忘了把鈕扣扣上了，以後要小心。他像是自己的父親。爲甚麼要這樣待我？四周靜靜的，小趙。她真想賞他一個巴掌，又索性叫他替自己扣上鈕扣。她就見他那天替娟秀拉好背上的拉鍊。當時，她就會想走過去把娟秀的整件衣扯破下來。但她沒有做出自己心中想做的事，只好低頭扣了鈕扣。

趙……老師，你喜歡甚麼顏色？

問這幹嗎？

我想爲你編製一件絨衣。

潔玲，妳能叫多幾位同學一起來補習嗎？

她覺得自尊心受了傷害，又氣又後悔。他一定是避免和自己單獨在一起，所以才會提出這問題。可是，爲甚麼他要這樣？爲甚麼裝成這樣道貌岸然？我不能，我絕對不能。她幾乎要哭出來了，她似乎失了安全感，似乎被他拋棄了。

過後，她沒有再去補習，她突然變得很孤獨很寂寞。她的功課開始退步。她討厭每一位同學。她心中亂得像她打結了的絨線，有時，他在講解甚麼，她也聽不見，眼光却跟隨着他的影子走過來溜過去。潔玲，妳還年少，應該用功讀書。妳能讓我知道，亦有甚麼使妳煩惱的事嗎？那是課後，他把她叫住了，對她這麼說。她只搖搖頭，眼淚湧了出來。她從沒想到自己這麼容易淌淚。問你自己，問你自己。她盯了他一下，心中叫着，很想扑到他懷中去抽泣。

潔玲，我是妳老師，妳應該把我當作兄長看待。

不！不！她只好扑倒在那冷冰冰、硬梆梆的書桌上哭了起來。

我是老師，我得平等地對待每一位同學，照顧每一位同學。潔玲，妳明白我的意思嗎？

她沒有答話，她揩乾了淚水，提起書包，便往外走。

她想到這裡，突然窗外閃起了一剎那的電光，接着响了一下由遠而近的雷聲。沒有半點的风，相信

只是空雷無雨的罷了。她想起那是另一個傍晚，她忍耐不住心中的煩悶，孤寂，她想：鼓起勇氣向他表白一切吧，如果失敗，便退學算了。她想起一本所謂新潮派的小說中的女主角來。她也要這麼做。她又想起楊天成小說中的許多故事，依達小說中的故事，也想到瓊瑤小說中的故事。追求愛情是正常少女的現象，她受了故事人物的影響，她顧不了矜持，自尊心，去向他表白；失敗，便退學。她不理大雨不是要來了，她認為大雨也許會製造更好的機會。她步向他的宿舍。

趙……老師。她抖着聲音。

啊，是妳，潔玲。他的聲音永遠是使人愛聽的。他急忙站了起來，穿上一件外衣。真客氣，真是道貌岸然。她想。其實，你有強壯的身體，幹嗎怕人看？我真喜歡看那一塊塊的肌肉呢。

有甚麼事嗎？

很悶，找你談談。她學着很風騷的口吻說。可是馬下感覺不妥，低下了頭，改口說，我是來向你，向你表明，表明我——我是來向你請教的。我，我不想讀書了。

爲甚麼？有甚麼不如意的事嗎？

沒沒有，我只是覺得不快樂。

傻孩子，年紀輕輕的，竟學人家胡扯。潔玲，別亂想，妳應該好好地讀書，求上進。妳是個聰明的孩子，不要因爲一些小事件丟了學業。小事？他還說小事。

她閃閃眼睛，不知怎的，一面對着他，便說不出心中準備好了的話。她把眼光從他桌上的簿子，閃過他的臉，停留在書桌上那盆栽上。

潔玲，我希望妳好好的繼續讀下去。

我會的，如果你愛我。她想。她把眼光掠過他的臉，多男子氣概的臉型，多可愛的鬆鬆的頭髮。她又凝望着那盆栽。

這是甚麼花？她問。

是一種不開花也不結果的羊齒類盆栽。他望着她。

它真美真可愛啊！我從未見過。

是日本朋友送的；是我心愛的東西。

日本朋友？是男是女的？她問自己。

他是我老師，送我這盆栽以後，他便病死了。他太太很喜歡盆栽，她種了很多種。可是，我沒時間照顧它……。

我也喜歡它。她連忙說。

那送給妳去種吧。他接着說，可是妳可要好好照顧它。

我會的。她突然覺得趙老師是那樣的喜歡她，那麼的對她好，把心愛的盆栽送給她，這不是證明他對她是有另一層不同的情誼嗎？她睜着眼睛看他，他很親切，一點也不陌生。小趙，小趙，她心中叫他，真想擁他來吻一吻。她心中感到了溫暖。

可是，妳要好好地——

我會好好地照顧它的，改天你來我房子看看，它會長得更美的。她接他的話尾不停地說下去。

妳也得好好地繼續學業。

我會的。她低聲地說：你對我真好。

外面，細雨已經霏霏地下着了。她想乘這機會再逗留下去，就是室內靜得如死去，那也是美好的。她要再和他談談更多的事，她要向他表示得更明顯些，她沒有他便活不下去。她要告訴他，娟秀是個壞女孩，是個浪漫的女子，她時常和別校的男同學去野餐，去海濱，還有，她還和男校學生在旅店開過房，她是隻狐狸精，她是下賤的人，她常隨便叫男子替她拉拉鍊。她……

夜了，又快下大雨了，妳快回去吧。他在她不知覺中，把那盆栽遞過來，很不客氣的下逐客令了。

下雨了。她撒嬌地說，眼睛看着他。爲甚麼不留我？小趙，爲甚麼不留我多談片刻？即使要我走，也得輕輕吻一下額。小趙，我需要你的愛，我愛你你懂不懂？

小雨，不打緊的。晚安。

她悻悻地冒着雨，捧着盆栽，走了出來。她不懂爲甚麼他這樣做？平時下點牛毛雨，他便會千叮萬吩咐，不要淋雨啊，會傷風啊；而今，他却要她淋着細雨回去。他不愛她嗎？可是爲甚麼又把心愛的盆栽送她去照顧呢？也許，他怕別人知道了他愛他的學生而取笑他吧？總而言之，她想不透這些問題。她對這一點，私下會承認自己還小，不會懂這樣多。

那天她的名字排在前頭；她等他把手攔在肩膀上，可是他只是輕輕拍拍便滑下去了。他正想伸手抓緊他的，可是她甚麼也沒抓到，只送了他一個甜甜的微笑。

趙……老師，今年你還教我們嗎？她追在他背後問。

有。校長要我跟妳們上高二。

啊，多好啊，老師。她不其然地手舞足蹈，下意識地拉着他的手，低聲地說：老師，等下去看我們的羊齒類盆栽好嗎？她燒着臉，心跳着。因為她第一次向他說出「我們」兩個字。它已高了，更美了。她爲了不讓對方看出自己的扭捏樣子，便很快的接下去說了一大堆話。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說甚麼。

好吧，不過，多兩天吧，現在沒有時間。

可是，多兩天他並沒有去看他們的羊齒類盆栽，而是她去醫院看他被白紗布包成木乃伊的樣子。再隔兩天，是她去送他上山，是她抓了一大把的黃土撒在他褐色的棺木上。她沒有哭，她的心已凍成冰了，但是，她是在場中最真正地悲傷的人，其他的人雖然哭得嗚嗚叫，但都是裝作的，暫時的而已。

趙子明死了。是因爲衝進學校旁邊一間被火包圍着的屋子去救一位老太婆，結果老太婆沒救出來，而自己却被火灼傷了，是這樣的意外。她一聽到這消息，馬上便變成一隻木偶。爲了他的死，她逃學，不再唸了。她逃到姨母那邊去。她要放棄一切。她時哭時笑，想到他已去了，她便哭；想到自己應該活下去，她便笑。唉，真是胡鬧，孩子，妳才十六歲啊！妳這種年紀，是應該好好地唸書的，對愛情懂得甚麼？爲了他，好吧，妳就應該努力不停地唸下去。妳這種年紀，甚麼骨頭都不懂……。姨媽又勸又罵的呢呢喃喃。回去唸書吧，別做傻事，走，我送妳回去，妳可要發奮，別讓人看輕妳，別讓同學笑話了……

她覺得房中太悶太熱太死氣沉沉。那枯萎了的羊齒類盆栽只讓人覺得想哭甚至想死。她摸了摸它，然後把它從盆中拔起來，拋出窗外去！

突然間，一陣涼風從窗外拂了進來，窗帘開始擺動起來。

死的設計

麥秀

那年輕的漁夫赤着膀子，一下一下的搖着槳，黝黑結實的肌肉，一鬆一緊的，很有節奏，被陽光曬着還會發亮呢，兩隻樹幹般粗大的臂膀，比鋼鐵還要堅實。

他下意識的捏捏自己的臂膀，瘦峻峻的，只要稍爲用一點力便可以把它折斷了。唸了十多年的書，甚麼也沒獲得，只換來這付瘦兮兮的模樣；他不會打籃球，不會玩足球，不會游泳，更不會划船，他只會讀書，早上捧着書本，晚上捧着書本。校長說：只要沒生病就好了，別把時間花在打球，讀書要緊，沒有甚麼比文憑更重要的。

風平浪靜，海水清得像一片玻璃，他俯身往下看，水面映出一張臉，那是一張削長的臉，臉色蒼白，顴骨高凸，眼睛微微低陷，眼下有一抹黑，他看了好久，才認出那是他自己。他發覺自己的臉上似乎缺少了一些甚麼，抬頭望一望那年輕的漁夫，精神飽滿，容光煥發，雙眼直望前方，一心一意的划着船。他覺得自己實在不應該給這漁夫帶來麻煩。

剛才，他一個人來到這年輕漁夫所居住的漁村，向漁夫們道明是要租船遊海，那些年紀較大的漁夫都不肯出租。後來，他說願意付雙倍的錢，他們還是無動於衷。

「單身的，很風險。」其中一個漁夫說。

他不明白其中的意思。

「以前我載過一個，才划了不遠，他竟往海一跳，好在我手快，抓住了他的頭髮，不然他見了海龍王，我就麻煩了。」那漁夫說。

他怔住了，原來以前有人已打過這樣的主意。

「你以為我會像那個人……？」他若無其事的說。

「難說。」

他失望地背起重甸甸的旅行袋，準備離去。

後來，這位年輕漁夫却自告奮勇的答應載他出海去。他跨上船，坐在船中央，與年輕的漁夫面對面，那沉重的旅行袋就放在兩腳之間，兩隻腳緊緊的夾着它，似乎怕被對方發現袋裡的秘密。

年輕的漁夫默默的划着船，有時還對他笑笑，笑容很爽朗，就像那清澈的海水一樣。

他相信他是遊海的，他太單純了，這也許是漁人的本性。他不該給他帶來麻煩，可是，他的主意已定，除了走這條路，實在沒有更好的辦法了。

他望了望腳下的旅行袋，這是以前唸書時當書包用的，沒想到，它除了盛書，還有其他的用處。打從初中開始，他就背着這個袋子上學，背着這個袋子考取了初級文憑，又背着這個袋子去闖中學的最後一關，這次他却撲倒了，跌得好慘。他遵照校長的指示去做，不踏上運動場，整天裡捧着書本，結果還是爭不到那張比甚麼都重要的文憑，沒有了這張通行証，甚麼計劃甚麼理想都不能實現了。

劍橋文憑考試的成績公佈的那一天，他一早就打開當天報紙，緊緊張張的尋找着「夏集成」三個字，找了三遍連一個「夏」字也沒看到，汗珠兒不停的從額角冒出來，他不甘心的再找了一次，結果還是沒法把「夏」、「集」、「成」三字湊連在一起。報紙從手裡滑落，像一粒鼓滿了氣的汽球，突然被人戳破了，他癱然斜躺在長沙發椅上，閉上眼睛，兩道熱熱的淚泉奔流着，太陽暈迷，地球半身不遂，一切都將死。

父親出來了，看見他那付神色，心裡明白，臉上即刻暗了下來，一整天沒開過口。第一次父親這樣對他，這種滋味比死還難受。記得他考到初級文憑時，父親的臉像春天裡的花朵

，嘴巴笑得合不攏來，還送給他一份很貴重的禮物，他心裡很感激，他體會到父親是愛他的。可是，如今那朵花已枯萎了，秋風陣陣，該是已涼天氣了。

窗外飄着毛毛雨，他覺得外邊比屋內溫暖得多，他悄悄的溜出去。雨絲飄落在臉上，涼涼的，以前他最喜歡這樣走在雨中，他認為那是最有詩意的，現在却一點情趣也沒有。默默的走着，走着，一肚子的悶氣，需要找一個人來散散，他想起了施玉舒。他和施玉舒的感情很好，兩人的志趣也很相投。

走進玉舒的家。

玉舒的母親坐在廳裡研究千字票的百科全書。

「集成，我考到了，你怎麼不恭喜我？」玉舒一見到他，便興高采烈的說。

「恭喜你。」他笑笑，很苦。

「你呢？成績怎樣？」

「完了。」他費了很大的氣力才說出這麼一句。

玉舒靜了下來，臉上聚着一團霧。

她的母親放下手中的百科全書，瞞了他一眼，冷冷的，然後對玉舒說：「玉舒，妳現在

應該有個打算，有了文憑不怕沒有出路。」

玉舒坐在母親的身邊，說道：「媽，我打算到英國去學護士。」

「也好，這幾年總算沒白費。」

「媽，我早不是跟妳說過我會爭氣的。」說時還瞞了他一眼。他楞楞的站着。

母女兩人把一把把銳利的暗器投射在他身體，他差一點倒了下去。他帶着傷離開施家。

校長的話沒錯，沒有甚麼比劍橋文憑更重要的。他現在完了，甚麼都完了。

雨依然飄着，路人縮着頭匆匆的走。他拖着受傷的身體，在雨中踉蹌，雨水打在頭上、臉上、身上。他昂起頭，大聲的叫喊，然後望望四周，路人依然縮着頭趕路，他懊喪地踢着路上的雨水，讓它濺射得高高的。

回到家裡，衣服都濕了，他沒有換掉，一骨碌的坐在沙發上，讓髮上的雨珠一滴一滴的滴落。

廳子裡靜得怕人，他隨手拿了一張唱片，放在旋轉盤上，把唱機開得好大聲，天花板上
的吊燈幾乎被震落了，他覺得很痛快，正想跟着唱片亂叫一場，唱機利時停了。

父親關掉了唱機，狠狠的瞪了他一眼。他覺得這人很陌生，從來沒見過。

他哼了一聲，走進自己的房子，濕漉漉的倒在床上睡去了。

海風陣陣吹來，船開始顛簸了，他希望一個大浪把船打翻了，省得他一跳，而且這樣一
來，那年輕漁夫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就無暇顧得了他，他可以如願以償的沉到海底去。第
二天報紙上會刊出這樣的新聞：青年貝集成乘船遇風浪葬身魚腹，而不是跳海自殺。

自殺，一般人都認爲是弱者的行爲，他以前也這麼想，可是，如今甚麼都完了，活着還
有甚麼意思呢！生命根本比不上一張文憑。他閉上眼睛，祈禱一個大浪把他吞噬了。

「你怕？」年輕的漁夫問。

他睜開眼，望着他，然後搖搖頭。

「你會游泳嗎？」

——如果告訴他不會游泳，他一定會小心的保護我，這樣一來，我的計劃就不能成功
了。

想到這點，他連忙點點頭說：「會，會。」

「這一點風浪，不會怎樣的。」漁夫笑着說。

「船不會翻嗎？」

「不會，再大一點也不會。」漁夫很有把握。

「以前有沒有發生過翻船的事？」

「很少，我們從來沒想到這些。」

「假如現在船翻了呢？」

「不可能的。」

他低頭看一看脚下的旅行袋。

「看樣子，非用它不可了。」

他想；腳輕輕的踢一踢旅行袋，好重，一定很可靠。

「這裡有多深？」他問漁夫。

「大概有十幾呎。」

——就在這個地方，趁他不備，縱身一跳，加上旅行袋的重量，一定可以直落到底，以後再也不會看到父親的黑臉了。

他拿定了主意，悄悄的提起旅行袋的帶子，正在等着機會。他望着年輕的漁夫，漁夫不停的搖着槳，臂膀是那麽結實，那麽渾圓，而且黝黑得發亮，像有一股甚麼要衝出來似的，臉上還掛着一幅春天的氣象。

他忽然明白自己所缺乏的就是這些。

「你有沒有讀過書？」

他這樣問，漁夫很驚奇，看了他一會兒，然後點點頭。

「有沒有劍橋文憑？」

「高中還沒畢業，就停學了。」

「爲甚麼？」

「爲了生活。」

漁夫用力的划了一下，船猛然向前衝去。

他沒有再問下去，從對方的臉可以看出他是快樂的。

他的手一鬆，旅行袋的帶子滑落了。

他抬眼望向天邊的雲，雲很白，白得像雪；他沒有看過雪，但是從銀幕上他曾看過雪景，白皚皚的，好可愛，如果這裡也有雪，那該多好。

一條魚躍出水面，正好落在船裡，牠拼命的在船板上跳躍，掙扎，魚鱗掉落了好幾片。他呆呆的看着牠，他想起了小時候，老師帶他們去海邊玩，一個同學意外溺水，撈起來的時候已經停止了呼吸，可是那個同學的雙手還緊緊抓住一個漏了氣的膠胎，看了那種痛苦的模樣，他哭了。

那條魚還在掙扎，他急忙俯下身，雙手捧起牠，把牠放回海裡去，他頓然覺得很舒快。

「回去。」他對漁夫說。

「哦？」

他提起腳下的旅行袋往海裡一拋，濺起了一簇水花。

「那是甚麼？」

「石頭。」他笑笑。

漁夫把船轉回頭，向岸划去。

七〇年四月十九日

下期

小說專號

我們將刊出第一流的

創作評述翻譯理論

春祭

袁曼

自從竹村成爲新村以後，就有了一年之內春秋兩祭的盛舉。按規則，這春秋二祭的典禮每年由兩家住戶主祭，照着門牌號碼順序輪流，年年如此，至今已成爲竹村人的節日之一了。

今年輪值的是黃才與李旺。兩家屋子毗鄰而建，他們雖非村中大富戶，或者對新村裡有甚麼特別貢獻，黃才耕種爲生，李旺靠割膠過活，但他們却頗爲出名，只因爲兩家經常吵架，而且有幾次鄰居們也排解不來，終於鬧上警局，以致轟動全村。所以今年輪到這兩家人主持春祭大典，便使人們感到總會有一些甚麼好看的事發生，好些人甚至已在紛紛議論。

然而，不管黃才和李旺是甚麼關係，祀禮必須舉行，而且必須由黃才和李旺兩家負責主持，這是竹村無論誰都以爲是理所當然的事。

元宵過去，轉入二月份，看看已經逼近三月了，黃才李旺却仍然懶洋洋地毫無表示，而竹村每年的春祭都在三月份內，清明節之前舉行，太遲太早都屬忌諱，更何況這是影響整個村莊的興衰大事，可不是鬧着玩的。

村裡幾個上了年紀，比較老成持重，而且是屬於喜歡管閒事，辦辦公益之類的父老，眼看黃才李旺對春祭的事漠不關心，不免焦急起來；便找着了村裡名孚衆望，凡事幾乎都領頭的錢先生，一齊在茶

店開了一次會，商量了大半天，喝過茶，吃了點心，才各自帶着滿意的心情散去。

第二天，錢先生便着人把黃才李旺叫來了。

黃才的身子帶了一股泥土味，李旺拿着沾滿膠汁的破衣裳，兩人坐在錢先生乾淨講究的客廳，頓時感到周身不自在。錢先生的小女兒給各人端上了一杯牛奶茶，兩人都似乎有點失態，含糊地對錢先生笑了笑。

錢先生掏出香烟來，送到他們面前。黃才不會抽烟，李旺拿了一支，錢先生又將火柴送過去，以後才看了兩人一眼，將他的老而且瘦的臉孔沉下來，說道：

「今天呢，請你們，兩位來，就是，爲了，春祭的事。」

黃才滿不在乎地眨了眨眼，李旺却只顧抽烟。

錢先生看在眼里，心中有點不滿，語氣也略爲轉變，繼續說道：

「現在已經，二月，二十幾號，你們擇定，日子了麼？」

黃才李旺都不出聲，錢先生又問道：

「唔？」

「沒有。」黃才終於答道。

「沒有哩。」李旺也只好跟着回應。

「那，怎麼，可以的？」錢先生張大了口，表示吃驚，並且帶着責備的語氣說：「這是，村裡，的規例，你們難道，想使全村的人，過得，不平安麼？」

兩個人默默不響。

「你們想，不負，責任，是麼？」

「你問他，我不知道！」黃才沒好氣地向李旺啾一啾嘴，說道。

「吓，又不是我一個人的事，問我？」李旺也沒好氣地回答，同時轉過頭去，誰也不看。

錢先生看了這情形，便有些生氣。

「你們這樣，究竟，是想，怎樣？」

黃才李旺同時微微一怔，知道錢先生動了氣，端正地坐着，不敢出聲。

「村子，的規例，不管，怎樣，都得舉行，春秋，兩祭，你們得，趕緊，擇好日子，趕緊辦。」錢

先生說完，看看黃才，又看看李旺，覺得他們都像在聽自己講話，心裡略有些欣慰，隨即說道：

「請喝，茶吧。」

「哦。」黃才很快地捧起茶杯，喝了一口。

「哦哦。」李旺也喝了大半口。

過了一會，錢先生便又嚴肅地開口：

「就，這麼，講定了，你們得，趕緊辦，祭禮，須在清明之前，舉行。」

李旺抽了口烟，彈了彈烟灰，兩隻腳不停搖動，頭也跟着微微點了幾下。黃才偷眼看到，即刻有所領悟，對着錢先生點了點頭。

錢先生見他們各自點頭答應，事情已經算是解決了，一高興，便對李旺帶笑地讓着香烟：

「抽，抽烟。」

「哦哦，還有哩。」李旺很有點受寵若驚，深深地點了幾下頭。

黃才却無聊地獨自一口氣喝完了那杯茶。

「那麼，就這樣，這樣，講定了。」錢先生對兩人笑了笑，揚了揚手，表示事情已經結束，各人可以走了。

黃才李旺却呆呆地坐着，過了好一會，仍然沒有要走的意思，錢先生忍不住只得裝出很不在意地說道：

「你們，沒有空，就請回去吧！」

黃才李旺這才如釋重負，知道已經沒有事，應該走了，於是各自說了聲：「我走啦，錢先生。」趕忙向門外走去。

傍晚起，竟一連下了三天雨，看天色，依舊不晴朗。雨天不能割膠，李旺坐在家裡發悶，這天下午，想起春祭的事，便差兒子阿蒙到隔壁黃才家去說話。

阿蒙來到黃才家時，黃才正爲了他的三千顆黃烟苗被水浸壞了的事，在和他的女人嘔氣，因爲這次是黃才嫌主張提早下種的。

然而黃才嬌並不以為是她的過錯，她說：

「鬼知道那地方會浸水的？鬼知道那地方會浸水的麼？」

阿蒙並不曉得他們正在爭執，一進門便對黃才說：

「我爸爸叫你揀日子行清（註）。」

「甚麼？」黃才還未聽請阿蒙說甚麼，先喝了一聲。

河蒙嚇得眨了眨眼，囁囁地說道：

「我爸爸，他，他叫你揀日子行清。」

「叫我揀日子？哼，你爸爸不會去麼？」黃才睜着怒眼盯住阿蒙。

阿蒙心裡一駭怕，轉身飛奔回家，將事情告訴父親。

於是，不一會兒，李旺便站在門前，向着這邊黃才的家，大聲喊着：

「喂，黃才，我叫你一同去請人揀日子，你不去，難道要我一個人做麼？」

黃才在屋裡聽見了，便也走出門口來，粗聲叫着：

「你叫我去？吓，你憑甚麼叫我去？」

李旺聽他這麼問，鼻子一哼：

「憑甚麼？今年行清是輪到你我兩家做，難道要我一個人做？前天錢先生已經說明了，你還想賴麼？」

「看誰賴，你只會叫人去，揀日子也要幾百個人同去的麼？」黃才一臉不屑。

「好，你不去，大家不去，你媽的，不必行清吧，我是不怕的。」李旺說完，便急急地走進屋裡

去。

「你不怕，我會怕？」黃才也忿忿地拉高聲調。

這時候，住在附近的人很快地聞聲而來，一會兒便聚集了大大小小二三十個人，遠遠近近地站着看

熱鬧。

黃才見了這許多人，便對眾人說道：

「那有這樣的理由，行清的事，兩家人負責，他叫我去揀日子，他就甚麼都不理。你們看有這樣的理由麼？」

看熱鬧的人有幾個輕輕地笑了幾聲，可是沒有答腔。

黃才嬌也從屋裡走了出來，滿臉氣憤地對黃才說：

「揀甚麼日子？你管人家這樣多閒事，今年我們三千多顆黃烟種都給水浸壞了，自己的事都顧不了，哼，還管人家的閒事。」

「亦少說幾句好不好？這裡沒有你的事。」

「這裡就有你的事，吓？三千多顆黃烟種都浸壞了，你甚麼地方去找，地都犁好了，你那裡找烟種插，自己的事都管不了，你是甚麼東西，行清的事是你管的麼？」

「亦就只會呱呱叫，下烟種是亦說要早下的，水浸又不是我叫的，亦還要呱呱叫！」

「吓？我知道這樣多水的麼？我知道那鬼地方會浸水的麼？」黃才嬌睜大眼睛，惡狠狠地走前幾步，直迫着黃才。

「亦不知道我就知道。」黃才伸手點了點鼻子。

看熱鬧的人於是嘩然大笑起來，然而笑聲未止，黃才忽地朝他們大聲喝道：

「笑甚麼？有甚麼好笑？」

這場熱鬧便在黃才的喝罵聲中結束。——黃才和黃才嬌相繼走進屋裡去，看熱鬧的人也就散去了。黃才李旺爲選擇春祭日子的事發生爭執，很快就傳開去，照以往的慣例，村裡的幾個父老們，便找着錢先生商量，喝了茶，吃了點心然後各自滿意地回去。

這回事太嚴重了，錢先生竟親自出馬，先後到黃才李旺的家，經過一頓申訴，又搬了幾條神聖莊嚴的祖傳大道理，切實教訓了他們一番，然後半帶命令的將春祭的事分配好，由黃才負責選擇日子，同時負責拜祭諸事，李旺則進行召集和辦理聯歡宴會。

黃才李旺自然只好唯唯諾諾，不敢再有爭辯了。

錢先生爲了表示春祭大事已經處理妥當，並且要向各人交待，隔天又在茶店裡招待衆父老們，茶點過後，還來了兩盤加蛋炒麵，大家都笑咪咪地，高興異常。

幾天之後，竹村的三四間茶店的板牆上，以及村前的大告示牌上，出現一張一方呎長闊的大紅紙，

寫着：「春祭，三月廿三日」等字樣。

李旺也開始挨家逐戶去登記參加春祭的人。竹村的春祭，較注重的似乎是聯歡宴會，所以參加的人規定席金五元，收集之後，再從中撥出一部份購買祭禮等物，作拜祭用。當然，並非全村人都參加，有的樂捐一元幾角，叫做「捐香油」，但這次參加的差不多有整百人之數，而且臨時報名參加的也許還有不少。

李旺這幾天來，工也歇了，每天都到鎮上走動。要辦一個百多人的酒宴，確實不是件容易的事，單是訂貨買貨，就可忙碌得不可開交。

三月廿三日終於到了。

錢先生和幾位父老，都穿得特別整齊，清早便來到黃才的家，可是黃才却懶洋洋的坐在那裡，也不見有香燭祭禮這類的東西。

「這，這……怎麼，是怎麼，一回事？」錢先生臉色很不好看，像責備兒子似的問道：「你怎麼做事，做事這樣的？你不是，管理，拜，拜祭，的事的麼？啊？」

「李旺沒有買來，吓，我怎樣知道！」黃才似乎並不把錢先生當長輩，毫不尊敬的反駁。

錢先生和眾父老們即刻愕然。

「你們不會去問李旺麼？」黃才得理不讓人，語氣變得有點傲慢。

錢先生沒有其他的辦法，自然祇好去追問李旺。

李旺的家靜悄悄地，半點也沒有辦筵席的氣氛。李旺的大孩子阿蒙，陪伴兩個弟弟坐在地上，見錢先生他們進來，一個小的竟嚇得哇哇哭了起來。

錢先生的心裡有點着慌，覺得事情似乎不對樣了，急急地向阿蒙問道：

「你，你爸爸呢？怎麼，怎麼不見人？」

「我，我不知道。」阿蒙抱了正在哭泣的弟弟，有點駭怕，往房間退了進去。房裡緊跟着走出一個瘦女人，那是李旺孀，一眼看見錢先生他們，便像被人捉住了的小偷，眨了眨眼，怯怯地站在那裡。

錢先生又是一怔，更覺察出事情不尋常了。

「阿阿，阿旺呢？」

李旺孀張着嘴，似笑似哭地望了望錢先生，然後才慢吞吞地答道：

「他昨天一早到鎮上了，還沒回來。」

「甚，甚麼？」錢先生吃驚地喊道。

「甚麼？」站在錢先生後面的父老們，幾乎同時驚叫起來。

這一呼一喊，把李旺嚇呆了，嘴也跟着扁了扁。

事情着實出乎人意料之外，怎麼可以在今天春祭的日子出門不回家呢？他是主持人，不在家裡可就不像話了。

「會不會去買東西？」有人這樣問。

「對了，一定到鎮上辦貨，要辦一百多人的筵席可要買不少東西呀！」一個自以為聰明，對這問題，加了解釋。

「阿旺做事，嘿，實在，實在太他媽——太過份了，早一兩天就應辦的東西，到今天才辦。」一個表示自己的才幹，指責李旺的不是。

於是，幾個便噲噲地發了一通議論，將李旺上上下下地罵了一頓。

「阿旺，這個人，實在，做事不可以，不能，不會做，大事。」錢先生最後以他的身份地位，對李旺下了判決。

李旺嫌在這樣的情形下，只好代自己的男人承受責罵了。

竹村離鎮上不過十多英里，每隔半點鐘便有巴士開抵，同時還有的士川行，出入十分方便。錢先生他們坐在李旺家裡，等了好幾趟巴士，已經是十點鐘了，仍然不見李旺回家。

「噢，不對了，怎麼遲到現在還沒有回來，還來得及辦筵席麼？」終於有人提醒了大家。

「這，這可不是，出了，甚麼，事了？」錢先生臉色也變了。

大家即刻又愕然。

李旺嫌含了兩泡眼淚陪着大家，正像是坐在犯人欄裡待審判的罪犯。錢先生轉過臉去向她問道：

「阿旺，出門時，說，說些，甚麼？」

李旺嫌搖搖頭，表示阿旺沒有說甚麼，或者她不知道。

這樣的答覆，錢先生自然不滿意。他於是盯着李旺嫌又問道：

「那麼，那麼，他收到的，錢，錢都帶，去了？」

李旺嬌用手背擦了擦眼淚，沒有回答；錢先生不免有點氣憤，但對婦人家，却礙於面子，不好發作，只提高了聲音說：

「甚——麼？」

李旺嬌這才囁囁地答道：

「都帶去了。」

「都帶，去了？」錢先生睜大眼睛地望着大家：「你們看，哼，莫，莫不是……。」

錢先生說到「莫不是」時，便停下，衆人似乎也都會意了那是甚麼，不約而同的點點頭。

於是全體緘默，跟着又展開議論，除了將李旺上上下下罵了一頓之外，還責怪李旺嬌，將她判爲同謀。她沒有承認，但也不敢反駁，只是依依嗚嗚地小聲哭了起來。

大家又商量了一會，決定派人到鎮上去尋找，無論怎樣，務必把這事弄個水落石出。便派出兩個代表，包了一輛的士，趕到鎮上去。

消息早就傳遍了全村，許多人都跑來李旺家看熱鬧，大家都想知道這宗連人帶款失蹤的始末。李旺的家也就成了辦事處、詢問處和指揮室——錢先生和衆父老在指揮搜尋和善後工作。

中午，派出去的兩個人回來了，找不到李旺，却有了一點線索，已經証實昨晚李旺在同鄉會館住宿。這說明李旺還沒有逃走高飛，或是遭劫遇害之類，並且還探到了兩件事，有人說昨晚在鎮上某茶店看見李旺獨自在喝酒，又有人在賭場裡碰見他，還跟他打過招呼。李旺失蹤可能與這兩件事有關，不是釀酒誤了事，便是因賭博輸光了錢。

尋找的工作繼續進行，這次派了四個人去。

黃才也被例跑到李旺的家裡，幫着衆人咒罵李旺：

「我早就知道他好飲好賭，錢銀的事，萬萬不能交待他。」

錢先生和衆人都沒有答腔，黃才又說道：

「現在，好啦，行清用的錢沒有了，人也失蹤了。」

「對了，要是，傳出去，讓別處的人，知道了，可要笑，笑話我們，這條村了。」錢先生說。

衆人一律點頭。

「現在，究竟還要不要舉行春祭呢？」終於有人提出了這個問題。

「還舉行個屁，人都走了，錢也完蛋了。」有人忿忿地回答道。

「你這麼說就不對了，人雖還未回來，可是錢未必就沒有了，李旺經手收錢，他當然要負責任。」另一個的聲音。

「不錯。」黃才插口說道：「要是他輸光了錢，就要他賠。」

「現在是討論一下要不要舉行春祭，先別說錢的事。」先前提出問題的那個又說道。這問題可不容易解決，大家只好緘默。

那提出問題的人便向錢先生問說：

「你看怎麼辦，錢先生？」

事情到底不尋常，錢先生一時也拿不定主意，沉思了好一會，才繃着眉說：

「這，這件事，我看，今天，既然，發生了這樣，這樣的，意外，而且又，又這樣，匆促，只好，改期了，等李旺找出來，之後，再打算。」

錢先生既然這麼說，大家也就認為這樣好。

於是這次便成了竹村有史以來第一次展期春祭。

大家又鬧了好一陣，才分散各自回家。

錢先生一行人經過黃才家時，黃才嬌正在門邊劈柴，一面冷冷地對這班人噲嚇：

「今年是不祥的年頭了，沒有去行清，沒有拜山墳，流年不利啦，哼，我們的黃烟種就給水浸死了，沒有烟下種了。吃人的錢，吃人的血，連我們的黃烟種也害死了。」

然而，沒有人去理睬她。

下午，李旺還沒有消息。有人提議去報警，錢先生卻沒有這個意思。

到了點燈時分，李旺終於被人從鎮上找回來了。

幾個人簇擁着他直來到錢先生的家裡。村裡凡愛看熱鬧的大大小小，把錢先生的家裡裡外外地塞得滿滿。

李旺頹喪地坐在一旁，默默地垂着頭；錢先生和衆父老在廳上正中坐着，冷冷地盯着他。好一會，錢先生才咳嗽一聲，看住李旺，慢慢地罵道：

「李，李旺，你媽的，你，你算，是，是人麼？」

李旺不出聲，也不動，衆人全都十分恭敬地聽着。

「村裡，行清的事，你也，這樣搞，你，你怎麼，跑出去，兩三天，都不回家，辦宴會，的事，你也，忘了不成？」

在衆父老之中，有一個脾氣不十分好，這時已忍不住，插嘴道：

「這次因爲你呀，連村裡行清也改期，整個村子的人都讓人笑了。你怎樣會變成這樣的？」這人一說，別的也跟着開口，於是即刻有人接口：

「整個竹村的風水都給你敗壞了。李旺，你不想自己好，也不應該害人呀！」

「你媽的，你簡直害人不淺。」

黃才本來站在門外人群中看熱鬧，見大家都在責罵李旺，便也乘機走出來，憤憤地罵道：

「他一向就不是好人，甚麼事都敢做出來，你們看，不是我說的了，這次行清的事，他連辦筵席的錢也敢拿去賭光輸光。這種人，應該叫警察拉他去坐坐監牢。」

各人越罵越氣憤，似乎真要將李旺交到警察局去才肯罷休。

只是錢先生仍然沒有這個意思，他摸了摸下巴，似乎已深思熟慮的向大家說：

「李旺，輸了，公家，的錢，自然要，賠，賠出來的，我們現在，是看他，怎樣，怎樣賠法？」然後，他又望了望李旺，說：

「你，你究竟全，全部收到，多少錢？」

空氣即刻緊張起來，全場肅靜，大家十分關心這次收到的數目，都屏息聽着，但李旺却仍舊低着頭，久久不出聲。

「究竟，有多少？」錢先生不耐煩了。

「五百多塊。」李旺終於小聲地說。

「五百多，全，全都輸，光了？」

李旺沒有回答。

「賭棍！」有人忿忿地罵道。

「媽的……。」

「……。」

大家也狠狠罵了好一會，憤怒的情緒也漸漸減低了，於是靜了下來。

這時，李旺却慢慢將頭抬起，兩眼充滿了血絲，射出悲憤的兇光，他注視着眾人，忽而開口了：

「我不是人，我將公家的錢，行清用的錢，自己用去了，但是，我不是去賭輸了，我是還了債，是大頭逼我還了債的。」

大家聽他這麼一說，即刻面面相覷。就連一向沉着持重的錢先生，也感到有些失措，好一會兒才慢慢地問道：

「你怎麼，欠他，這麼，多錢？」

李旺咬了咬嘴唇，恨恨地回答：

「我只向他借了一百多塊錢，另外向他的雜貨店賒欠伙食兩百多，幾個月了，利上加利，計算起來，便欠他成五百了，偏偏孩子又生病，幾個月來常下雨，工作少了，沒有錢還他，連米也不肯賒欠，難道巴巴看着一家人餓死麼？難道眼巴巴看着一家人餓死去……？」

「昨天，我到他店裡辦貨，打算先還他一半，想不到他收了五百多塊錢，行清筵席用的貨品一樣也不肯給，說是扣清舊賬，要現錢交易了。我，我一時之間，那裡去找這麼多錢，我……我……」

他說到最後，竟然嗚嗚放聲哭了起來，跟着又發狂似地大聲喊道：

「我不是人，我沒有本事做人，你們處罰我吧，我用了公款，你們罵我好了，罵我……。」

然而，這時大家的心都隨着他的哭喊聲往下沉，誰也不想出聲了。就連一向跟他對敵的黃才，也不禁搖搖頭，輕輕嘆了口氣。

屋裡屋外塞滿了人，却只聽見李旺的哭喊聲，那聲音彷彿是受傷的野獸發出的哀嗥，在寂寞的夜氛裡，格外顯得淒愴。

註：竹村的人對春秋兩祭，掃墓拜祖，都習慣地叫「行清」。

浪人吟

周喚

「我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不是蹄人，是個過客……」

——鄭愁予

1

入夜 路便窄了

沒有路過的人 他們都已回家
月不昇時 星子便是他的先知

這顆星 曾是少女

常繫他的影子走跡

俯身小飲他昏間的夜露

因美麗的風聲雨聲馬蹄聲

他便步遠這顆星

2

煙飛煙滅
依舊

達達的馬蹄
踩陽光的白 夜之黑
架構一個浪人的故事
夢與花的諧般色彩

他曾是簪下的一潭水
浴春花秋月 夜夜星光
因一次的被揶揄 辱及人類
馬蹄遂發出一種聲音

3

他撲一下水樣的女人
草們便踐踏他
甚至連他的影子也不放過

當他走後 草們便想蹂躪這潭水
迫她入窄門
突然她變成陽光
把草們活活晒死

4

日落後 便黃昏了
勤於追跡的仙女座 在天外
升起 蒼白着臉看他的影子移動

他不聽道 說神已死

他去域外 把脚印印向四方

星是唯一想念他的

她曾慰過他的影子 她知道

當他走後 她墜入窄門

在陰影下

如自己一個人

看他的影子在影子裡拉長

5

常常想起 那一天

那翱翔域外的浪人

俯身飲馬

驚醒湖畔的一個少女

當幽香繫住了他的飛行

他便摘下翅膀送人

之後 那少女的慾火灼傷了他的自尊

他突然想飛 忘了翅膀已送人

遂墜崖死

沙 河 的 詩

臉

那個孩子

用肋骨撐起

薄薄的營帳

一隊沒盔甲的士兵

拳着憤怒

他們的胸膛就是堡壘

嚼草根的嘴

咀嚼着絕望

他們的黑皮膚
流着兄弟的血

一個老人的眼皮垂下

一個妻子在啼泣

一個母親驟聞一則噩訊

一個初生的嬰孩

哭聲中滲雜着：

Biafara Biafara

(一些臉在龜裂)

一塊土地在龜裂)

早晨的暖意

推開兩扇窗子

壁花在牆上顫動着

並告訴我一個北國的氣象

鏡框凝着露意

我看見自己

在那兒百般無聊地

坐了一夜

送牛奶的印度老人

把我一天的精力盛在瓶裏

早晨

那隻瓶是門邊唯一的標誌

而且麵包而且菓醬而且我的睡意

都堆聚在桌上

推開另一扇窗

陽光開在花朵上

口哨開在頑童的蛀牙上

遠遠有房屋的頭蓋骨

遠遠有逐漸溶解的縮瑟

立着

握住一把早晨的暖意

我想：

我還不是一只機件失靈的

錶

艾文

我的抒情詩

一

衣披着長長的散髮

站在清明時節的小山上

明月下 黃花樹和我

小花已落盡 我想

許多匆忙的上墳人

許多孤獨的脚步

許多點點粉飛的冥紙

以及孩子們長大的歷史

明天 樹呵

仍舊站在這裡

看他們涉過泥潭

我呢

一把無力的鴻爪

抓向迷路的水雲

好難好難栓住

我說 是那一支鼻鼻的煙柱

一一

列車終於走了

從我心上直輾過去

手垂下來

像兩道顫抖的軌道

我已不能自己了

月台是甚麼呢

巢織着寂寞與悲傷

向走去的旅人

營造一面鏡子

讓他把旅愁照出來

幾千里路煙波

愁結要有多少長

你走了

別再讓我替你分担甚麼
而孤單也會在等我
如果有些兒甚麼
再能爲你用心
以後 在水湄的日子呵
便不會在泥色的黃昏裡發愁

(七〇年三月廿二日。威省)

李有成

一隻年輕的死狗

時常過了早上八點鐘

在我忡惻的心裡

有一隻年輕的死狗哀哀地嗚叫

牠已經不受注意

青青的草為牠舖了安詳而痛苦的床

那些蟲，在朝陽裡

忙着在牠身上

腐蝕膠輪的痕跡

那些蟲要掩飾
令人心悸的記憶

我總是聽見牠的哀聲
每當青青的草纏着我的鞋哭了
我似乎看見
小小的骨脆弱地擊着牠的憤怒
牠的同族已不再回憶
牠聽到自己的媽媽
如何計劃着再次的娠姪期
牠的哀聲告訴我
牠已經不受注意
牠只是一隻年輕的死狗

(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六日晚上)

作風大胆的

印尼現代詩人冷迪拉

紀岳

W. S. 冷迪拉 (W. S. Rendra) 是一九六八年度印尼著名文學刊物「水平線」月刊 (Horison) 「新詩特別獎」的獲獎人，「水平線」月刊是一份具有高水準的學術性刊物，向以激進、勇敢、創新的姿態見稱文壇，該刊是由蜚聲國際的印尼名記者摩達魯比斯 (Mokhtar Lubis) 創辦，主要編輯人包括著名文藝理論家 H. B. 耶新 (H. B. Jassin)、名詩人道費克伊士邁 (Taufiq Ismail)、奎那彎摩哈末 (Goenawan Mohd.)、賽尼 (Zaini)、及蘇福仁 (今改名 Arief Budiman) 等人，皆是一時之選。

冷迪拉能夠獲得該刊特別獎，是一件光榮的事，這位年青的現代詩人，出生於印尼的耶加達，曾經負笈美國攻讀文學與劇藝，因此，他不但是詩人，也是知名劇作家。

他寫的新詩，作風大胆豪邁，筆鋒犀利無比，凡是卑鄙醜惡的人物，不論他是達官貴人，還是販夫走卒，他都給予嚴厲的、無情的批判，他那奔放的情感與狂熱的叛逆精神，跟四十五年代印尼名詩人凱力安華（Chairil Anwar）極為相似。且讓我們看看他那首膾炙人口的新詩：「團結起來吧，耶加達的妓女們！」

姐妹們，團結起來吧！

揭起旗竿，

讓我們搖旗吶喊

我們要遊行整個耶加達

讓人們看看玷辱者的罪惡！

現在，

是我們爭取平等的時候

我們要大聲說：

肅清者都是偽善者，

一面高呼肅清娼妓，重整德性

一面卻娶妓為妾，花天酒地！

在另一段裡，他很坦率地寫道：

「妳，拉絲瑪，

向全體人民說吧：

那些革命領袖們，一個個

如何地輪流擁抱妳

一面高談革命和人民

一面癱瘓在妳身邊

底褲濕淋淋……

冷迪拉喜用淺易、通俗的詞語，從不標新立異，故弄玄虛，因此，他的詩很

少採用晦澀深奧的字，使人讀來平易自然，充滿着親切感，同時，他也毫不掩飾地運用一些粗俗的字眼，以求詩的生動與純真，例如：

各部門首長們，

將會給妳一個機會，

如果妳張開妳的大腿……

——團結起來吧，耶加達的妓女們

再如：

你不要因為

缺乏教育而悲傷

只要妳的乳房健美

充滿性感

妳便會吸引

一位部長……

——扒手的話

在目前印尼文壇左右兩派勢力中，冷迪拉公開宣稱他本身保持中立，並不隸屬任何派別，他很坦白地說：「雖然，我曾經在反共的『文化宣言』上簽名；但，我實在不懂得如何粉碎共產主義。」

這位被譽為「六六年代」印尼的代表詩人，靠着他那洋溢的才華，和富有活力的衝勁，相信有一天，他會成為印尼文壇的慧星，承繼凱力安華之後的一位偉大詩人！

（取材自社會月刊 *Dewan Masharaka*

一九七〇年正月號）



尼金斯基日記

THE DIARY OF
VASLAV NIJINSKY

陳瑞獻·郝小菲合譯

生命

陳瑞獻
郝小菲 合譯

人們會說尼金斯基是裝瘋，因為他的行為惡劣。惡行是可怖的，我憎惡，我不要犯到任何惡行。過去我曾經犯錯因為我不了解神。那時我感覺到祂，但是並不了解每個人正在做什麼。每個人都有「感覺」〔註1〕，但是他們不了解它是什麼。我要寫這本書來說明什麼是「感覺」。許多人會說這些只不過是我的見解而已，但是我知道我的觀點是對的，因為它是來自神的。神在我的內裡。我曾經犯錯誤，但是我用我的生命去改正錯誤。我受的苦痛比世界上任何一個人更多。

我邀請幾個朋友開車到馬洛加 (Maloja) 去玩，那兒離聖·摩里茲 (St. Moritz) 有幾哩遠。要是天氣好的話，那天駕車遊玩，就非常愉快了。我愛自然，尤其是俄國的自然，因為我生長在俄國。我愛俄國。我的妻子怕俄國。我住在什麼地方都一樣。神要我住在那裡我就住在那裡。假如神希望我旅行一生我就旅行一生。我畫了一張基督的像，沒有鬍鬚，留着長髮。我很像祂；只不過他目光沉靜，而我的眼睛四處張望。我是個活動的人，不是個固定的人。我有各種與基督不同的習性。祂愛固定，我愛動作和舞蹈。

昨天我在小凱拉 (Kyrä) (註2) 那裡，她因為氣管炎不能出聲。我不知道他們為什麼給她一個裝有藥物的吸入器。我反對所有的藥物。我不要人們服藥。藥是人造出來的東西。我知道有人養成吃藥的習慣。他們以為那是必要的事。藥物只有補助的用途，只有自然才能够給予並且恢復人的健康。托爾斯泰 (Tolstoy) 也不喜歡藥。我是在需要的時候才喜歡它。我已經說過，藥是沒有用的。我說的是事實，因為它就是如此的。假如你不相信我——也就算了。我相信神，所以我寫下神所告訴我的一切事情。我的妻子告訴我昨晚在宴會上我的所作所為(註3) 就像是個招魂師。我告訴她在靈魂迷糊狀態中

，我並不像通靈者那樣搖動。人在靈魂昏睡狀態時是像喝醉的人，我沒有喝醉，因為我知道我當時在做什麼。我不是個酒徒，但是我知道醉是什麼，因為我喝過酒。我不要人們喝酒，也不要他們神志不清，那對身體健康有害。

我要談談尼采 (Nietzsche) 和達爾文 (Darwin)，因為他們是有思想的人。達爾文相信人是由猿猴進化而來的。他以為他發現了一種新的理論。今天早上我問我的妻子關於達爾文和尼采，因為我替尼采惋惜。我喜歡他。他應該是會了解我的。達爾文的自然原理是錯的。他沒有感覺到「自然」。「自然」就是生命，生命就是「自然」。我愛它，並且知道它是什麼。我了解它，因為我感覺到它而「自然」感覺到它。「自然」是神而我是「自然」。我是活的。「自然」是一種奇妙的東西。我知道它會幫助我去研究它。但是我只靠「感覺」來研究它。「感覺」是偉大的，所以我知道「自然」是什麼。猿猴是「自然」的一部份，人類也是，但是猿猴沒有人的素質。我感覺到動作。我的動作簡單，但是猿猴的動作複雜。猴子是愚笨的。我也是愚笨的，但是我有理性。我是有理性的人而猴子是沒有理性的。人來自神。神不是猴子。人是神。一個人有手臂，猴子也有。我知道在器官組織上人與猴子相似，但是在精神上人與猴子不同。猴子來自猴子，而猴子是神創造的。神來自神。我是個由神演化，不是由猴子演化而來的人。假如我感覺到神我就是神。我知道許多人會讚美我，這會使我快樂，因為我就能達到目的。

我要跳舞賺錢。我要給我妻子一幢設備齊全的房子。她想要有一個孩子，作為我的化身，因為她害怕我不久會死去。她以為我發瘋了——她有這個想法，因為她想得太多。我想得少，所以了解我「感覺」到的一切。我是通過肉體去「感覺」而不是理智。我是肉體。我是「感覺」。我是有肉體和感覺的神。我是人不是神。我單純。我不需要思想。我應該通過「感覺」使我自己被感受和了解。科學家想我的事，想破了他們的頭，但是他們的思考是不會有任何結果的。他們是愚笨的。我說得很簡單沒有任何欺騙。

世界是神造的，人是神造的。人不可能去了解神，但是神了解神。人是神的一部份，所以有時候了解神。我是神也是人。我是善良的不是野獸。我是肉體但是我的確是來自肉體。神造肉體。我是神。我是神。我是神……

我快樂因為我是愛。我愛神所以對我自己笑。人們以為我要變瘋了，並且失去我的理性。尼采失去了他的理性，因為他想得太多。我不想，所以不會發瘋。我的頭骨很強硬，在芭蕾舞劇「希哈拉扎」(

Schillerstrasse)裏我必須用我的頭站立，在那個舞中我扮演一個嚴重受傷的黑人。我表演得很好，所以衆人了解我。現在我要說明「感覺」而衆人將會了解我。我了解衆人，因為我有心得地研究過他們。他們喜歡被驚動，但是他們對藝術知道得很少，所以很容易被驚動。我知道如何去使衆人驚奇，所以我必定成功。

我想要有一百萬以便造成股票交易動搖。我要消滅股票交易。我是生命而生命是人類相互的愛。股票交易是死亡。它搶光了那些想要得償夙願的窮人的最後錢財。我喜歡窮人所以要參加股票交易，以消滅那些經紀人。這些經紀人玩弄大筆的金錢。大筆的巨款是死亡所以不是來自神的。我要在股票交易上賺錢，所以要去蘇力澤 (Zurich)。

我的妻子要我去蘇力澤看一位精神病專家，爲了要給我的精神系統做一次檢查。我答應給她十萬法郎，假如她以爲我的精神有問題是對的話。假如那醫生說我精神有病，我就給她十萬法郎。現在我並沒有這筆錢，但是我已經答應她了。我將參加股票交易，但是爲了看醫生必須要留在蘇力澤幾個星期。在這幾天內我就要動身。我沒有錢，希望我的妻子會給我一些錢。我要跟她一起去。她會用她的錢帶我去。我在銀行有一點錢，大約二百法郎，我要用來參加股票交易。我要輸去我最後的錢而他們也許會給我更多。神會幫助我贏錢，我不怕。神要我去破壞股票交易。我要從那裡得到錢而不是從我的舞藝。我要看報紙去買一些股票。我不懂德文，但是我必須懂的，我將會懂。

今天早上午餐以前我到漢斯爾曼 (Hanselmann) 去。我喝了一杯葡萄酒，失去了知覺，因爲這是神的意思。我不妄動，因爲我覺得那是死亡。

我不能強迫我的妻子變成一個素食者 (註4)。她吃肉因爲她喜歡肉。午餐時我突然以一個巨人的大力捶碎一顆胡桃。我非常強壯，有強有力的拳頭。她嚇倒了，說我是故意打的。她是對的，因爲我是故意打的。她現在可以比較好地感覺到我了。我假裝由於午餐前喝的酒而生病——一小杯酒與麵食一起——後來我覺得暈眩。我與A (註5) 一同到街上去散步。走了幾步。我覺得無力而我的膝頭軟了下去。我幾乎跌倒，A非常喜歡我。她喜歡喝醉的人。我知道她的習性。她愛她的丈夫。神要我了解A。昨天她來同我散步，因爲她要我買雙鞋給她。今天我給她一雙鞋子，因爲她沒有鞋子。我有鞋子，不再需要了。我把我的送給她，因爲它們適合於她。我的脚比她的大一點。當我和她說話時她沒有感覺到。我

一有機會時我就告訴我的妻子說：「吃肉是不好的」。我的妻子了解我但是不願只吃蔬菜，她以爲

那只是我的怪念頭。因為我知道它的作用，所以當我提議她晚上不要吃香腸時，我是爲了她好。她說：「對你好的事對我並沒好處」。當我說一個人應該做在他感覺中以爲是對的事，她不明瞭我。她想得太多了，所以她沒有足夠的「感覺」。我不怕她離開我，但是我將不再結婚。我非常愛她所以願意要求她原諒我，假如神要我這樣做的話。神不要我這樣做，因爲神不希望她吃肉。我把全部的錢都給我的妻子。我常常告訴她假如我們不吃肉我們可以更節省些。她聽我的話但是並沒有照我的話去做。她愛我所以爲我的健康就心，我告訴她假如她不喜歡我做的一切，我們可以離婚，我會爲她找一個好丈夫，一個富有的丈夫。我告訴她雖然我的忍耐力很大，可是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神的意思要我發精神病所以我用拳頭打胡桃。我的妻子被嚇到，非常緊張，所以我就跑去寫作。

羅萊拉 (Romola) 是我妻子的名字，是個意大利名字。她的名字是她父親取的，她父親是個有大志趣的人，他喜歡意大利文藝復興。我不喜歡過去了的時代，因爲我是活着的。我用的這支自來水筆是聖誕節時我妻子送我的。在世界上，凡是有基督徒的地方這一年一度的節日稱爲聖誕節。

今天我掛的這個小十字架是愛瑪 (Emma) 送給我的。愛瑪是我妻子的母親。她愛我，也愛凱拉，而且她以爲贈送禮物可以表示她的情感。她以爲愛是在禮物裡面。我以爲禮物並不是愛的表示。那是一種習慣。人們應該送禮物給窮人而不應給那些富有的人。凱拉已經有足够的東西，不需要任何禮物。我給凱拉一切足夠，因爲我跳舞賺錢。愛瑪不懂錢的價值。她知道我了解她，所以她愛我。我寧願她把禮物送給那些需要的人。愛美利亞 (Emilia) (註6) 是一個好女人。她愛護窮人並且送他們很多東西。我不以爲給很多就是够了。人應該不斷的幫助窮人。人們應該去找窮人而不應送財物給慈善機構。我會爲慈善機構跳舞只因這樣做可以表現我的人格。我要成爲一個目的在於完成事業的人。我的事業就是神的事業，所以我要盡一切努力去完成它。我寫作是因爲神命令我。我不想寫這本書來賺錢。我不想發財，但是神要我富有，因爲他知道我的目標。我不愛錢——我愛人。當我給人予生存的方法之後他們就會了解我了。窮人不能賺錢。富有的人一定要幫助他們。假如我把全部賺來的錢交給慈善機構那是毫無幫助的。這些機構只會自肥，甚至根本沒想到發起救濟工作。一個窮人是不會去這些慈善機構的，因爲他被人衆誤解而覺得羞恥。窮人喜歡簡單地接受禮物。我很簡單地送禮，不做任何無謂的騷擾。當我送禮時，我不談基督。當窮人要向我鳴謝時我就跑走。我憎惡感謝，我並不是爲了別人的感謝而送禮。我給予因爲我愛神。我是祂的禮物。在一件禮物之中，我是神。我愛神，神要我送禮因爲我知道應該怎樣

送給他們。我不會像基督那樣逐家挨戶去走，我會遇到人，他們會請我到他們家去。我要研究他們的家庭並且用各種方法去幫助他們。錢是救濟的媒介但是它自身不能去救助。我不要給錢，因為窮人並不一定知道怎樣去用它。A很窮。她沒有衣服。我用各種小技巧去幫助她。

她操西班牙語跟我妻子講無聊的事情，而我懂西班牙語。西班牙語是一種簡單的語言，一個有「感覺」的人很容易就可以了解它。了解並不是說知道所有的字義。對每一種語言我都了解。我只懂得幾個字但是我的知覺的發展很敏銳。我喜歡發展我的知覺，因為我必須了解人家所說的一切。

我要假裝快死了或是生病，才可以進入窮人的小屋裡。我像狗嗅出獵物那樣用嗅覺找出窮人。我的嗅覺靈敏。我不需要窮人的廣告就能找到他們。我不需要廣告，我要用嗅覺去找。我不會弄錯。我不要給窮人錢，我要給他們生命。生命不是貧窮。貧窮不是生命。我要生命。我要愛。

我覺得我的妻子怕我，因為她的行動好像很有決心，當我要她給我點墨水的時候。她覺得冷，我也覺得冷。我害怕冷因為那是死亡。我要趕快寫作因為我的來日已經不多。我非常希望可斯托洛夫斯基（Kostovsky）（註7）幫助我，因為他了解我。我將口述，他寫，這樣我們還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我可以寫和想些別的。我是人中的神。我感覺基督所感覺到的。我像佛。我是佛教的神，我是每一種神。他們每一個我都認識。他們全部我都見過。我故意裝瘋，爲了我的目的。我知道假如每個人都以爲我是個沒有危險的瘋子他們就不會怕我。我不喜歡那些以爲我是危險的瘋子的人。我是個愛人類的瘋子。我的瘋狂就是我对人類的愛。

我告訴我的妻子我發明了一支可以使我们賺大錢的自來水筆，但是她不相信我，因為她認爲我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給她看自來水筆和鉛筆，解釋我的發明。我要把它寄給斯坦因哈得（Steinhardt），他是我的律師也是我的朋友，要他申請專賣權。斯坦因哈得是個聰明人，他會了解我的發明的重要性。我要賣我的專賣權。如果他們同意，我就賣掉它。假如他們不同意，我就把它毀掉。

我不富有，也不要財富。我要愛，所以要扔掉所有污穢的錢。我要給窮人生命。他們不會因飢餓死去。我也不要挨餓，因爲我知道如何去防止。

我不是個可以被展覽的神童——我是個有理性的人。自從人類被創造以來，已經有幾百萬年了。人們以爲在技術發明最進步的地方才有神。在沒有機械的時候神已經在那兒了。鋼鐵是必需品，但是也是一種可怕的东西。飛機是一種可怕的东西。我乘一架飛機，我在裡面哭。我不知道爲甚麼，但是我覺

得飛機毀滅了鳥。所有的鳥看見飛機就飛走。飛機是有用的東西但是一定不能太過誇張。那是來自神的東西所以我喜歡它，但是它一定不能用來做戰爭之用。飛機應該作親善的用途。我喜歡飛機所以我願意在沒有鳥的地方乘飛機。我愛鳥。我不願嚇牠們。一個著名的飛行家在瑞士飛行時衝到了一隻鷹。這隻鷹是兇猛的，不像別的鳥，但是人們還是不能殺死牠，因為神給了牠生命。

我在聖·彼得堡（Petersburg）進過兩間學校，在那兒他們給我足够的教育。我不再需要大學教育了，因為我不需要知道得太多。

我不喜歡大學因為他們把時間花在政治上。政治是死亡。政治是政府發明的。人類已迷失了，不能够互相了解，所以把他們自己分成黨派。我忘了關於那架闖到鷹的飛機。鷹是神的鳥，人們絕不可以殺死沙皇，皇帝和國王。我喜歡沙皇和貴族，但是他們的行為不一定都是好的。我要給他們一個好榜樣，而不消滅他們。我要在各方面幫助他們因為我愛神，但是我要求每一個人能在這方面幫助我，因為我獨自一個人是不能做到神所要求的一切事。我要每一個人幫助我而他們也都會來要求我的幫助。我是神，我的地址是在神那裡。我不是住在街道上，我住在人類之中。我要為人類的「感覺」工作。我愛單純的「感覺」，那是每個人都有的。我不喜歡有不良「感覺」的人。

經過人類的思想，戰爭還是不能停止。我知道怎樣才能停止戰爭。威爾遜（Wilson）想要停止戰爭，但是人們不了解他。他希望求得政治上的互相容忍，所以他不喜歡戰爭。他不要戰爭。

羅伊得·喬治（Lloyd George）是一個單純的人，只是他有聰明的腦子。但是他的頭腦又破壞了「感覺」，所以他沒有政治方面的智慧。羅伊得·喬治是一個頑固的人。狄亞義烈夫（Diaghiev）是一個可怕的人。我不喜歡可怕的人，但是我不會傷害他們。我不願意他們被殺。他們是鷹。牠們殺害小鳥，所以人們必須謹慎地提防他們。我喜歡他們，因為神給了他們生命，祂有權保有他們的存在。

我不能批判他們，只有神能批判，但是我要把真理告訴他們。我說出了真理就可消滅他們所做的邪惡。我知道羅伊得·喬治不喜歡妨礙他的人。狄亞義烈夫也不喜歡。狄亞義烈夫比羅伊得·喬治小，但是他也是一隻鷹。一隻鷹絕不可以侵擾小鳥，所以應給他足够的食物免得牠去攻擊小鳥。狄亞義烈夫是一個壞人，他愛男孩子。人們無論如何必須阻止他們繼續幹那種事。人們也不可以把他們關起來。他們不可受苦。像馬力可耶夫斯基（Merkovskij）說的：「基督不是反基督的」。托斯托耶夫斯基（Dostoevsky）寫有關於一支兩頭の木。托爾斯泰所說關於一棵樹有根也有枝。樹枝不是樹根，樹根也不是樹

枝。我喜歡樹根，因為它們有用。基督是神，反基督者不是神。我不喜歡反基督者因為他不是神。今日反基督者不再存在，它像是博物館和歷史中的東西。我不喜歡歷史或博物館，因為它們像是墳墓。托耶夫斯基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他以不同人物的形式描寫他的人生。

人們上教堂找尋神。神並不在教堂裏。祂在教堂，祂在我們找尋祂的任何地方，所以我也上教堂。我不喜歡教堂因為在那兒的人們並沒有談到神，他們只講學習。學習不是神。神是智慧而學習是反基督。我故意激烈地說是要使別人更了解我，並不是想傷害人。人們會被觸怒是因為他們只想而不感覺。我知道整個世界都被腐朽染污而墮落，甚至樹也是。托爾斯泰的樹是生命所以我們必須讀他。我了解他的「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但是我忘記了一些。我也看了「戰爭與和平」(War & Peace)。(托爾斯泰是一個偉大的人和作家。晚年時他對他的作品感到慚愧，當他想到他更接近神。我喜歡熱愛別人的新聞從業員，他們是了解人的，即使是那些爲了錢不得不寫無聊東西的記者。馬利可耶夫斯基寫得很美。P. H. 寫得很聰明。我知道P. H. (Phil) 與一個名叫「新時報」(New Times) (註8) 的報紙之間的爭論。Phil 不了解馬利可耶夫斯基。馬利可耶夫斯基找尋神但找不到祂。

與其把我的作品印刷，我寧願把它攝影，因為印刷失去了手跡。手跡是可愛的東西，它活潑又充滿個性。我要影印我的手跡是因為那是來自神的，所以要使人們了解它。我可以寫得很美，但是我不寫得完美無缺。我不是貴族。我來自人群大眾。我愛我的僕人，我愛我的妻子。我了解我的妻子。她喜歡美好的禮儀。我的態度不禮貌因為我不要那樣。我的愛是單純的。

我知道假如有一個能分析手跡的人讀了我的筆跡，他會說：「這個作家是一個不平凡的人」，因為我的筆跡跳躍。我知道急跳的筆跡表示仁慈的心。我可以從人們的筆跡看出他們是好人。狄亞義烈夫是個壞人，但是我知道怎樣提防他的污穢。他以為我的妻子腦子精明所以他怕她。他不怕我，因為我向來行動緊張。他不喜歡高度緊張的人，但是他也是神經質的，因為他時常刺激自己使自己和他的朋友興奮。

Z，他的朋友，是個好人但是令人厭煩。他的目標簡單。他想要富有並且學到狄亞義烈夫的一切本事。Z 一無所知。狄亞義烈夫以爲自己是藝術之神。我要向他挑戰，這樣全世界才會明白。我要表明狄亞義烈夫的藝術全是毫無意義的。我和他一同工作，五年沒有停止過。我知道他的一切狡猾計謀和陋習。我以前是和狄亞義烈夫在一起。我了解他比他自己了解得更多，我知道他的弱點和優點。我不怕他。他是富有的人，因為他的雙親留給他財產。西班牙人使牛流血所以喜歡屠殺。他們是可怕的人因為他

們殺牛。甚至教會和教皇也不能阻止這種屠殺。西班牙人以爲牛是野獸。鬥牛士在殺牛以前哭泣起來。我知道許多鬥牛士的肚子被牛撕裂。我厭恨這種屠殺，但是別人不了解我。狄亞義烈夫和Z說鬥牛是一種偉大的藝術。我知道他們兩人都會說我發瘋，但是他們是不能觸怒我的，因爲狄亞義烈夫總是用那個詭計；他以爲沒有人知道他。我了解他，所以用鬥牛向他挑戰。我是牛，一隻受傷的牛。我是牛中的神。我是埃及人的太陽神。我是埃及人。我是印度人。我是印地安人。我是黑人。我是中國人。我是日本人。我是外國人，一個異鄉人。我是一隻海鳥。我是陸地上的鳥。我是托爾斯泰的樹，我是托爾斯泰的根——托爾斯泰是我的。我是他的。托爾斯泰與我同在一個時代。我愛他但不了解他——托爾斯泰是偉大的，而我怕偉大。報界不了解托爾斯泰；在他死後，在一個雜誌裏他被塑成一個巨人，但是他們只是利用他來輕視沙皇。沙皇像我們一樣，是一個人，所以我不願他死去。我爲沙皇惋惜。

我愛左拉（Zola），雖然我很少看他的作品。我看過他的一個短篇小說，這篇小說使我了解他。我要讀很多他的作品。左拉死了我非常悲傷，因爲他是被悶死的。人們殺他因爲他們害怕真理。我也會被殺，我不怕死亡。我不想使謀殺我的人死去，所以我請求人們，在我死後，不要對他施私刑或殺他，因爲那不是他的錯。殺人者該被處死刑；那些發動戰爭的就是殺人者，他們殺死幾百萬無辜的人。我是百萬人中的一人。我不孤獨，因爲我感覺到百萬以上的其他的人。

我的家人以爲我不懂他們說的匈牙利話。我一面寫作一面聽他們談話。我寫作並不妨礙我想別的事情。戰時我住在我岳母家。有一次我想走進一家餐館，但是我的內驅力強迫我退回。我突然停在一家小餐室前，那家餐室多是工人到的。我想要進去但是我不喜歡去，因爲我不是一個工人。我喜歡工人。他們「感覺」得比富人多。他們和富人是一樣的，所不同的是他們的錢比較少。今天我見到幾個工人，所以想去和他們談話。他們喝廉價的酒。

我和狄亞義烈夫在一起的時候，我喜歡巴黎的妓女。他以爲我很笨，其實我常去找她們。我在巴黎到處轉，找便宜的妓女，但是我怕有人注意我的行動。我知道那些女人沒有病，因爲她們是在特別警察監督之下。我知道我做的一切事都是惡劣的，所以假如我被發覺的話我就慘了。那個時候我做了許多愚蠢的事。所有年青的人都做傻事。在巴黎的街上我跑去找妓女。我找了很久，因爲我要一個健康並且美麗的姑娘——有時候我找了一整天也找不到半個，因爲我沒有經驗。我每天都愛上幾個妓女。我沿著林蔭道散步，時常遇到妓女，她們並不了解我。我常常用各種技巧去引起她們的注意，而她們很少注意我

，因為我穿著簡樸。我穿得很平常，為的是不使別人認出我。有一天，當我正在跟踪一個妓女時，我發現有一個年青人在注視我。他和他的妻子及兩個孩子在一家馬車裡。他認出我，我感到羞辱臉紅。但是我繼續我的追蹤。假如我的妻子看到這些，她會發瘋，因為她信任我。我騙了她，說她是我第一個認識的女人。在我妻子以前我認識許多別的女人。她單純，非常好看。

我會經愛過一個女人，她教我一切的事情。我被嚇壞，並且告訴她做那樣的事是可怕的。她告訴我假如她不做這個她會餓餓而死，我告訴她我不要求甚麼，我給她錢。她求我留下，但是我不答應因為我為她感到羞辱。我留下她一個人。我在小旅館找到房間。巴黎到處都有這種小旅館。我知道很多這種旅館，都是供給「自由愛人」租用一個或兩個小時的。我稱它為「自由愛人」(Free love)，乃是當男人喜歡刺激的女人之時。我厭惡興奮所以我不吃肉。我今天吃了肉就很想找一個「阻街者」。我不愛那個女人但是我的慾念驅使我去跟她。我想和她做愛但是神制止了我，我害怕色慾因為我知道它的意思。它是生命的死亡。有這種急求的人是野獸。我不是野獸所以我轉回家去。在途中神叫我停止因為祂不要我繼續。我突然看到同樣的那個女孩和一個男人在一起。她正要阻止他進入一間酒樓。那個男人又用意大利話叫她跟他的女友一起進酒樓。我啞然呆立良久——我的感覺阻止我向內。他們進入酒館之後，一個老人對我說聲日安就把門關起來。我照樣回答他。我有向人問候的習慣甚至對那些我不認識的人。我了解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我常說這話，我們都是平等的，但是常常不被了解。我的意思是指人應該愛每一個人。我愛我的妻子比愛世界上任何人更多。今天我這樣告訴她。我的妻子依然在她的靈魂內裡哭泣，但是我不怕她的悲傷。我愛她但是我不能放棄寫作，因為它對我太重要了。我的妻子怕我寫些不可恕的東西。我笑她的哭泣，因為我知道它的意思。我想要撫慰她，但是我的手繼續寫作。我的妻子正在看我寫的東西，看我手下的東西。我要告訴她假如她想比別人更先知道她寫的她一定要學俄文，但是我並不真愛她學俄文，因為我不希望她知道我在寫甚麼。我不要再任何人先讀到它。不久我要出版這本書。我的妻子在哭因為她怕我不會停止。只有神要我停止我才會停止寫作。我愛我的妻子因為她感覺到我在寫些甚麼，她為我害怕，並且害怕我萬一被殺死，她和孩子會孤苦留在這個世界上。

羅美斯嘉 (Romuska) (註6) 的母親是一個頑固的女人。她在晚上和她的丈夫討論事情。她喜歡在晚上想事情。我知道她的習慣，因為我以前和她住在同一個屋子裏。我要她當我是瘋子，這樣我才有機會去研究她。我愛她但是我知道她的習慣。她的心腸好但是常跟她的丈夫吵架。在我們和他們一起

住的時候，我的妻子常不滿意她的母親。我也因為我妻子痛苦而痛苦。我知道有些人會說這不是真的，因為我的岳母吻我的妻子，我和孩子。她可以裝假，因為她是個女演員，我不裝假，我寫的是事實。有一天，我傷害了女僕露伊絲（Louis），可是後來，我是那麼痛苦，我找不到一個平靜的地方。

我的妻子把事情調解了。她告訴露伊絲說我是精神緊張並沒有傷害她的意思，於是女僕害羞的來找我，請我原諒她。我把手伸給她，告訴她我愛她。她明白我的意思，自此以後我們相處得很好。

我愛我的妻子，不要她受任何傷害，所以我要去賺錢俾使她快樂。我不要她受苦，要賺足夠的錢供她生活，如果我是會被殺死的。我不害怕死亡，但是我的妻子害怕。她認為是件可怕的事。精神上的痛苦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我要人們明白肉體的死並不可怕。

我不能再信任我的妻子，因為我感覺她要把這本日記交給醫生檢查。我說過沒有人有權碰我的書。我不願給人家看到，所以我把它們藏起來，而這一份份我要自己帶着。我要把日記藏起來因為人們不愛真實。我害怕人，因為我想他們會傷害我。可是我仍然愛他們即使他們真的傷害了我，因為他們是神創造的。我愛我的妻子她也愛我，但是她相信醫生。我認識醫生，我了解他們。他們要檢查我的腦子，可是我要檢查他們的心意。但是他們不能夠檢查我的腦子，因為他們沒有看見它。我寫了一些詩（註10）爲了使醫生可以觀察我腦子的活動。我寫得很有意義，但是他們問些毫無意義的問題。我答得很快並且答中要點。他們不接受我其中的一首詩，因為他們覺得從心理學的觀點看它是不重要的。他們故意做這些，以爲我不知道我在做些甚麼，可是我知道我做的每一件事，所以我不害怕。我故意假瘋，爲的是要被送進療養院。我知道A在電話上和醫生談我，但是我不害怕他們。我知道我妻子的愛。她不會離開我。她怕我，但是她不會離開我。我懼怕被關住而失去我的工作。

我不要感覺的死亡，我要人們了解。我不能爲我寫的東西哭泣流淚，但是我在我心中哭泣。我悲哀。我愛每一個人。我寫得快但是清楚。我知道人們多半喜歡我寫的東西。

我希望威爾遜的計劃成功，因為它們比較接近真實。我感覺到威爾遜的死日已近。我也爲克里門索（Clemenceau）害怕，因爲他是個好人。他的政策很笨，所以他的生命臨於千鈞一髮。人們感覺到他的錯誤。他並沒有警覺到這點，所以他的生命垂危。我愛克里門索，因爲他是個孩子。我知道孩子們不自覺地做了些可恨的事。羅伊得·喬治不知道他會被揭穿，所以把頭抬得很高。我要把他的頭壓低。我喜歡他，但是我必須寫事實。我知道假如他看了這部日記，他就會了解我。我知道克里門索是誠實的。

；他就是法國的政策。他是個努力工作的人，但是當他把法國送上死亡之路時，他是錯誤的。他是一個找尋善良的人，一個頭腦極是聰明的孩子。有些政治家像狄亞義烈夫那樣，是偽君子，他們不要共通的愛，只想自己被愛。我要全宇宙的愛。

我要爲法國窮人的利益跳舞。我是波蘭人的後裔，但是在心地上我是俄國人，因爲我在俄國生長。我愛俄國。巴德路斯基（Padlewski）變成一個政治家但是他個鋼琴家。我喜歡用感覺彈奏的鋼琴家。有感覺的音樂是卓越的。我不喜歡純技巧而沒有感覺。我知道人們不會同意，並說巴德路斯基是一個有感覺的音樂家。我不喜歡政治，我憎惡那些想要擴張領土的政治家。我喜歡目的在於防止國家發生戰爭的政治。

我要說出所有的真實，而其他的人會繼承我開始的工作。我像左拉，但是我要講述而不寫小說。小說使我不能了解「感覺」。我在一本書中找尋真實而不是主題。我不喜歡假裝。它是偽善的。罪犯不應該關進監牢或殺死。他們並不可怕，我不怕他們。在世界大戰時每個人都是罪犯。政府保護罪犯，因爲政府的罪行是他們幹的。神不會保護發動戰爭的政府。他不要有戰爭所以給人類恐怖。我自己是個罪人，因爲我殺死心思。我不要思想，我要智慧。我是神。我是愛，我要寫一封信給醫生。我要把信寫在這部日記裏，不要寫在紙上：

「我親愛的朋友，我傷害了你；但是我並不是故意傷害你，因爲我愛你。我爲了你好所以假裝發瘋。我要你感覺我所想的和感覺的，可是你失敗了，因爲你以爲我是瘋的。我裝成一個非常精神緊張的人，爲的是要使你能够感覺我並不是神經質。我是一個掩飾自己的感覺的人。我不要給我的妻子任何傷害，我愛她，我愛你。我是基督的政策。我是基督。我厭惡嘲笑。我並不滑稽。我愛每一個人而愛每一個人並沒有甚麼可笑。我了解你。你有感覺。你不喜歡不安定的事情，因爲你的神經衰弱。另一方面，我卻是精神強健。我並不是想要發起一項消滅神經質的人的運動。我不喜歡宣傳。你是德國人。你在瑞士出生，但是受德國教育。我愛德國人。你應該免費爲人治病，因爲你很富有。我了解你。你想要給你妻子一切東西，以使她快樂，但是你忘了還有許多受苦的人。你說你愛德國。我也是。你富有，但是你並不給德國窮人錢。他們飢餓得快死去了。我知道你會說瑞士不能幫助德國人，因爲它自身並不富裕。我很了解瑞士的情況。它是夾在兩把火之間。兩把火都很可怕。我憎惡毀滅生命的火，只喜愛給予溫暖的火。人不需要組織以便統治或領導別人。愛會消滅統治的需要。我喜歡威爾遜的領導。我不要我的妻

子死去。我愛她。我行為不良爲的是你應該幫助我。我知道我的妻子因爲我的行動而神經緊張，也知道我會被迫離開。我的皮箱已經包紮好了。災難是件可怕的事。我會要求我妻子原諒，當你叫我去的時候。我要你醫治我的妻子，但是我不能醫治了。我不要被治療。我甚麼都不怕只怕智慧死亡。我要心思死亡。假如我消滅了我妻子的心思她就不會發瘋。心思是愚笨的，而智慧是神。你那樣想是因爲我的一切都建立在「感覺」之上，而失去了我的心思。一個一切都紮根於「感覺」的人並不可怕，而我不不要不好的「感覺」所以我要去吻我的妻子，並且說神要我這樣。我不怕你。你將是我最親愛的朋友，並且會了解我。我也要幫助你。」

我將保持孤獨，並且在我的寂寞之中哭泣。我哭得很久，但是不會放棄寫作。我恐怕我的朋友X醫生進來，會看見我的眼淚，因爲我不想使他煩惱，我要把眼淚擦去。我這樣哭爲了不要防礙任何人。A以爲我是假裝，可是我不是。A走了以後我要去看我的妻子。我不要紛亂，我愛和平。我現在不要哭，因爲每一個人將會爲我悲傷。我不要人家同情我，只希望人家愛我。我沒有送A走，因爲神不要我停止寫作。我吻她，寫下這些字。她看見我的眼淚，但是沒有看見我的軟弱。我假裝軟弱，因爲那是神的意思。我了解我的朋友的爱，他們不願我的妻子獨自留下來。我窮，我一無所有，也不要任何東西。我不是在哭，而是心中流淚。我不要我的妻子受任何傷害，我愛她比愛任何人更多，而且我知道假如我們分離我會死去。我哭……我不能控制我的淚水。眼淚落在我的左手落在我的絲領帶上，但是我不能也不要停止流淚。我覺得我是完了。我不要再這樣下去。我不知道我需要甚麼，我不喜歡叫我的親友煩惱。假如他們煩惱，我就要死了。我愛露伊絲和瑪莉（Marie）（註11）。瑪莉爲我做食物露伊絲侍候我。我要睡覺，但是我的妻子沒有感覺到。她想她的夢；我不，所以不要去睡覺。我不能睡覺是那些藥粉的關係。他們給我各種各樣的藥粉，但我不能睡覺，即使他們給我注射嗎啡，我還是不會睡覺。我知道我自己；我的妻子喝了一杯安眠藥所以她的頭沉重。醫生要她去睡覺。她將會有一個長的睡眠，但是她不會死。她會活着。她的死亡已經到了，因爲她對「感覺」沒有任何信心。有了藥粉她還是睡不着。我跟她在一起很久。我坐着，我坐了很久，然後我假裝睡去。我假裝因爲我感覺那樣。每當我有一種「感覺」我就照樣做。我從不抵抗「感覺」。神的命令告訴我怎樣做。我不是托鉢僧也不是個魔術家。我是個有形體的神。每一個人都有那種「感覺」，但是沒有人利用它。我確實利用它，並且知道它的結果。人們以爲這種「感覺」是一種靈魂的迷亂，但是我並不是在迷亂的狀態之中。我是愛，我是在一種迷亂狀

態中，那是愛的迷離。我想要說的有許多，但是不知從何說起。我想要寫但是寫不出。我可以在迷離狀態中寫作，而這種迷離狀態稱為智慧。每一個人都是有理性的人。我不要無理性的人，所以我要每一個人進入感覺的迷離狀態中。我是在神的迷亂狀態中。神要我睡眠。人們會說所有我寫的東西都是無味的，但是事實上它含有深刻的意義。

有一次在山上我走到一條通向山峯的路。我爬上去，停下來。我要在山上演講；我覺得想這樣做，但是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想每個人會說我發瘋。我沒有瘋。我很想去演說。我不感到痛苦，對人們却有很多的愛。我想要從山頂叫喊到聖·莫里茲的鄉村。我沒有這樣做因為我覺得我要繼續走。我向前進，走到一棵樹旁。這棵樹告訴我說不可以在這兒說話，因為人類不了解「感覺」。我繼續走。我很悲傷地離開那棵樹，因為那棵樹了解我。我走着。我爬到高二千米之處——在那裏站立了很久。我聽到一種用法語叫喊的聲音：「說話」！我要說話，但是我的聲音是這樣有力所以我只能叫道：「我愛每個人！我要快樂！我愛每個人，我要每個人！」我要愛每個人並且要被每個人了解，所以我要講所有的語言，但是我不能，所以我寫作，我的作品將被翻譯。

我去散步，想到基督。我是個基督教徒——一個天主教徒，一個俄國人。我的女兒不會說俄語，因為戰爭使我們不能回去俄國。我的孩子用俄文唱歌，因為我教她俄文的歌。我愛那些歌曲和俄國話。我知道很多俄國人，他們心裡並不這樣，但他們總是說外國話。我愛俄國。我愛法國。我愛英國。我愛美國。我愛瑞士。我愛西班牙。我愛意大利。我愛日本。我愛澳洲。我愛中國。我愛非洲。我愛特朗斯瓦爾州。我要愛每個人所以我像神一樣。我不是俄國人也不是波蘭人。我是一個人。我不是個外國人或世界主義者。我愛俄國的土地。我要在俄國築一個水壩。我了解果戈里(Gogol)愛俄國。我也是。俄國比別的國家感覺得更多。她是各國的母親，並且愛每個人。俄國不是個政治問題。我知道很多在俄國的人會了解我。俄國是我的母親。我愛我的母親。我的母親住在俄國。她是個波蘭人，但是她吃俄國麵包和Schai湯(註12)。我要為我的俄國取得愛雖然我知道她的缺點。她破壞了戰爭的計劃。假如俄國沒有讓共產黨進入，戰爭會較早結束。俄國人像孩子。人們應該愛他們並且好好管理他們。

假如每個人都願聽我的話，就不會再有戰爭了。我不喜歡黨派，但是民主是其中最好的，因為每個人有同等的權利。我並不是真的完全喜歡權利，因為在現實生活中沒有人有權利。我不要人的法律——它是人為的。拿破崙創造了法律，他的比別人的好；但是這並不意味着就是神的法律。人們會說沒有法

律人不能生存，因為人互相殘殺。我知道人還沒有達到互相愛護的地步，但是他們將會互相愛護。我上過很多次法庭。我跟狄亞義烈夫有過幾次的訟訴，我都獲勝，因為我是對的。我知道狄亞義烈夫希望勝訴。我覺得我擊敗狄亞義烈夫是對的。我不要向狄亞義烈夫拿不是我賺的錢。當我爲他實命工作之時，他不付錢給我。有一個英國醫生可以證明這個，我的妻子也可以證明。按照法律，她沒有權利供証，但是我將採取一種能够使她有權供証的方式上法庭。我知道神會幫助我。

我喜歡說話用韻，因為我自己是韻律。我去散步，但是沒碰到朋友。

我的妻子嘆息因爲她以爲我在寫關於政治的東西。她要看，但是我不給她看，用手把我寫的蓋住。

有一天晚上我散步上山，停在山上……「西奈山」(The Mountain of Sinai) (註13)。我冷。我走得很遠。覺得我應該跪下，我趕快跪下，然後我覺得應該把我的手放在雪上。之後我覺得痛，我因而哭了，我把手拿開。我望着一顆星，它沒有向我說晚安。它沒有對我閃爍。我害怕，我想要跑，但是我不能，因爲我的雙膝深陷在雪中。我開始哭，但是沒有人聽到我的哭泣。沒有人來救我。我喜歡去散步但是感到驚恐。我不知道要做甚麼，找不出我遲鈍的原因。幾分鐘之後我轉彎，看到一間房子。它的門窗關着。再遠一點有另外一個房子，它的屋頂被雪封住。我覺得害怕於是用最高的聲音叫喊：「死！」我不知道爲甚麼，只覺得一定要喊「死！」之後我就覺得比較溫暖而我體內的溫暖幫助我站起來。站起身來，我走向那個房子，在那兒有一盞燈燃着。房子很大。我不害怕進去，但是認爲不應該進去，所以走了過去。當人疲倦時，他們需要幫助，我需要幫助，因爲我覺得非常疲倦。我不能再走了，但是我突然感覺到我內裡有一種奇異的力量，我就跑動起來，但是並沒有跑多久時間。我一直跑到我覺得冷。霧投射在我的臉上，我害怕。風從南面吹來，而我知道南風會帶來更多的雪。我走在雪上，雪在我脚下沙沙作響。我喜歡雪並且聽着雪的沙沙聲。我喜愛聽我的脚步声；它們充滿着生命。看着天空，我看見星星對我閃爍並且感受在星群中的歡樂。我快樂，不再覺得冷。我開始快步走，因爲我看到一座樹木都沒有葉子的森林。我覺得冷，看着星，看到一顆不動的星。我開始往一條暗路走下去，我快步走，但是被一棵樹擋住，它救了我。我已在懸崖邊緣。我感謝那棵樹。它感覺到因爲我抓住它；樹接受我的溫暖而我接受樹的溫暖。我不知道誰最需要溫暖。我繼續走，突然停下，看到懸崖上沒有樹木。我明白是神停止我因爲祂愛我，所以說：「假如那是你的意志，我就會掉下懸崖。假如是你的意志，我會得救。」於是我覺得我被推向前，但是沒有掉下去。神愛我——我知道一切好的就是神的，

所以我確信神不要我死。我很快的走下山，經過一家旅館。基督也去散步。我是和神一同散步。經過旅館，我感覺到眼淚，我了解到一生生活在這種地方就像死亡。人類製造快樂而神悲悼。那不是人類的過錯。

我的妻子想得多感覺得少，開始啜泣，因此我的咽喉充滿淚水，我哭了，我用手掩住臉。我不覺得羞辱，但是覺得悲哀並且替我的妻子忧心。我希望她好，但是不知該做甚麼。我妻子的和全人類的一生是死亡。我驚怕並且想假如我的妻子聽我的話，那將是多麼可喜的事。我的妻子過着好生活，史特拉文斯基 (Stravinsky) 也過着好生活。依戈·史特拉文斯基 (Igor Stravinsky) 不知道生命是甚麼，他不愛我。依戈 (Igor) 認為我反對他的目標。他找尋財富和光榮。我不要這些。史特拉文斯基是個好作曲家，但是他沒有為生命思想。他的樂曲沒有目的。我不喜歡沒有道德目的的藝術品。我時常同他解釋這點，並且說明我的想法，但是他以為我是個笨小孩，所以一味和狄亞義烈夫談話，狄亞義烈夫贊成他的看法。我不能說甚麼話，因為人家當我是年青人。史特拉文斯基的父親是俄國的波蘭後裔。史特拉文斯基嗅得出東西。他不是我的朋友，但是他心底深處是愛我的，因為他感覺到我，但是他把我當做敵人，因為我阻礙他。狄亞義烈夫愛馬辛 (Masine)，不愛我，這使到史特拉文斯基覺得蹩扭。史特拉文斯基奇怪地愛他的孩子們，他叫他們畫畫以表示他的愛；他們畫得很好。他好像國王而他的孩子們和妻子像是士兵。史特拉文斯基使我想起保羅沙皇，但是他不會被絞死因為他比沙皇聰明。狄亞義烈夫許多次想要絞死他 (註14)，但是史特拉文斯基非常狡猾。沒有史特拉文斯基他不能存在，沒有狄亞義烈夫史特拉文斯基也不能生活。他們互相了解。史特拉文斯基非常聰明的和狄亞義烈夫對抗。我知道他們兩人的詭計。有一次——那是在我從匈牙利獲得自由後——我到摩吉斯 (Morges) 去看史特拉文斯基並且問他和他的妻子是否能照顧我的孩子，當我們到美國去時，我絕對相信我的希望是不會被拒絕的。我知道他有很多孩子，我覺得我的凱拉和他們在一起是不會有事的。我不把孩子帶在身邊，但是要她把她的托在另一個有愛心的母親那裡。我要求史特拉文斯基照顧我的凱拉。他的妻子幾乎哭了而史特拉文斯基說他很同情，但是他不能收留這個孩子，因為他怕負責任。我謝了他，就沒有對他說別的話。傷心地看着他的妻子，我感覺到同樣的回答。她沒說話，但是她從我緘默的淚水感覺到。作為一個女人，她知道把一個孩子從火車拖到輪船又從一個地方拖到另一個地方是怎樣的情形，她為我傷心。她不贊成他的丈夫，但是因為他說得這麼快又堅決，她明白他是不要收留我的女兒。我告訴我會付出凱拉的全部費用，但是他還是不贊成。當我們單獨在一起時，他建議把凱拉送到旅館去，請一位女管家看管，可是我

告訴他我不能把我的孩子留給陌生人照顧，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女人是否會愛她。我不喜歡那些把孩子交給陌生人看管的人。孩子總應該和他們的母親在一起。

我帶着我的凱拉去美國。史特拉文斯基到車站送我，我冷冷的和他握手。當時我不喜歡他，所以我要向他表示我的意思，但是他並沒有感覺到，因為他吻我。我覺得厭惡。

我們留在美國一年半。因為覺得帶着孩子旅行對她不好，我把她留在紐約。史特拉文斯基沒有寫信給我，我也沒有寫信給他。已經差不多有一年半我沒有他的消息。史特拉文斯基是個沒趣味的人。

我的妻子接到一封電報。我不知道她在想甚麼，但是她愛我。我的羅美斯嘉愛我，但是不了解我。我的「感覺」是好的。我說的是真摯的。神幫助我。我愛神。祂愛我。我知道每個人都忘記了神是甚麼。每個人以為那是謊言。科學家說沒有神，但是我說有神。我感覺到祂。我不用想——我知道母親們比別人更能了解我，因為他們在生孩子時感覺死亡的接近。一個母親知道假如神不和她在一起，地球上沒有醫生可以把她從死亡中救出。有人以為人可以沒有神而活。我知道他們會說沒有神，每一件東西是一個運動的物質。生病的人更能感覺神的接近——他們想到不久就會死去。生病的人自己不知道和神交通。我在健康的時候也和他交往。我的妻子相信我是健康的不再需要看醫生。她相信我，因為她看到一樣平常人不能夠發明的東西。我發明了一種新的自來水筆。

我要把這些日記交給我的妻子，而不交給人類。假如我做個跟別人一樣的人，別人會更了解我。我的生命已不久了，所以要快點完成我的工作，那是神的事業。我不裝假，我是真實。假如我說出事實，全部的事實，人們會殺我。我怕一個人。我怕人類，但是同情人類；我要用神告訴我的每一種方法幫助他們。神不願我的妻子和人類受苦，我愛我的妻子和愛人類一樣，希望她得到一樣的快樂。人們說人不可以只愛一個人，當全世界正在受苦。但是不必要讓一個人爲了全人類的快樂而受苦。基督受苦但是沒有人了解祂。托爾斯泰及其他作家，除了寫小說之外，也寫些關於神的東西。他們了解祂的一部份教訓，但是他們害怕生命。

我的妻子怕我，所以她把她的懼怕傳給我。我不怕因為我有過在懸崖上接近死亡的恐怖經驗。沒有人要殺我，一棵樹救了我。

當我是孩子的時候，我的父親要教我游泳，他把我丟到水中，我掉下去沉到水底。我不會游泳，並且覺得我不能呼吸。我閉住口腔，留着一小口氣，心想假如神願意，我就可以得救。我不知道我怎樣在

水底下走動，突然看見亮光。既知道我正走向淺水的地方，我放快脚步，走到一面直牆，在我頭上沒有天空，只有水。突然我覺得身體有一股力氣，我跳起來，看見一條繩索，我抓住它，才得救。我說的是發生在我身上的每一件事。你可以問我的母親；假如她沒有忘記這件事，她會告訴你這是發生在尼瓦（Neva）的聖·彼得堡的成人浴池那裡。我看到我的父親潛入水中，但是我害怕。我不喜歡翻筋斗。我當時是個六七歲的小孩，但是我並沒有忘記這個故事。我想要給我的孩子留下一個印象，因為孩子不會忘記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我的醫生囑我對凱拉要溫和，因為孩子不會忘記父親和母親是怎樣對待他。他告訴我我的父親有一次對他發怒而他至今仍不能忘記他的憤怒。醫生那扭曲的臉孔使我感覺到他父親的過錯。我幾乎哭出來。我很傷心。我不知道該對那一個付出更多的同情，是兒子或是父親。他們兩人都是不幸的。孩子失去了他對父親的愛而父親失去了神的愛。我妻子正在打電話。她以為我出去散步了，她正坦白地和醫生談話。我的妻子愛我，她沒有說我任何不好。她告訴醫生說我保守，所以很難說服我，但是慢慢的人是可以改變一切的。她希望我好，所以我要假裝改變。我要在實踐中顯示我的改變。我要一大筆錢，所以要到蘇力澤去才能得到錢來做我的工作。每一個人好像以為玩股票買賣是工作，我要用我最後的錢去賭，我剩下的錢已經不多了，只有幾百法郎。神會幫助我。但是我怕傷害窮人。我不要搶小市民，因為他們窮。他們找尋快樂。我不要搶劫窮人也不搶劫富人。我會贏，因為我和神在一起。當我的妻子把日記遺給我時，我不要收回來以對她表示我的愛。她叫我日記藏起來。我故意說她應該把它藏起來，因為我也許會把它偷走，因此她把它藏起來。她以為這些原稿可以賣錢。她的錢很少。每個人都以為她有幾百萬，但是她帶的是假珠。我知道人們相信富人，所以我給她一個戒指，每個人都會以為她是富有的。

神希望我的妻子和人類快樂。所以我要去找錢。我自己並不要這種快樂，但是這樣做可以把愛分給別人。我覺得在我背後有尖銳的注視（註15）我覺得人們要傷害我但是我不要抵抗而我的敵人就會被制伏。有些人會把一個人打死，即使他不回手。神會阻止他們。狄亞義烈夫和他那樣的人將會嘗試，但是我愈來愈相信他們的作為將毫無結果。他們不會殺我。他們可能會傷害我，但不會殺我。我不怕受苦，因為神和我在一起。我知道如何去受苦。

隆布魯索（Lombroso）研究頭腦。我沒有看過他的著作。但是我從我妻子那兒知道他。我是一個有理性的瘋人而我的神經受過訓練。

我愛笑口常開的人但是不愛像狄亞義烈夫那樣牽強的笑。他以為人們感覺不出來。他不了解人，但是要人家服從他。我認識一對在巴黎的法國夫婦，妻子是虛偽的。她的丈夫知道這點，但是他愛她。她跟他生了一個孩子。有一天我和他們一起喝茶。那個丈夫是個好人；在他的笑裏有「感覺」。他的妻子的笑很令人興奮的。我沒有對她笑，只對她的丈夫笑。她寫信給我，跟我說明她愛我，從這封信我看出這個女人的狡猾。

我了解狄亞義烈夫在我之先愛的那個男人。狄亞義烈夫愛他的身體，所以他也要愛的回報。狄亞義烈夫在他身上發展對藝術工作的熱情。在馬辛身上，他發展對榮譽的愛。我對藝術工作和榮譽都沒有熱情。狄亞義烈夫明白這點，他便不管我。沒人干擾我，我就去追女孩子。我喜歡她們。狄亞義烈夫以為我活得不耐煩，但是我不是。我獨自練習舞蹈及編芭蕾舞。狄亞義烈夫不喜歡這樣。他不要我獨自工作，但是我不贊成他。我們常吵架，我時常把我的門鎖上——我們的房間是相通的——不讓任何人進來。我怕他。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在他的手中。我不要離開那個房間，狄亞義烈夫也是獨自一人。他很生氣，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我們吵架。他討厭人家向他問道：「尼金斯基怎麼了？」狄亞義烈夫喜歡叫人相信在各方面我都是他的學生。我不贊成狄亞義烈夫，所以時常在公共場合和他吵架。他跑去向史特拉文斯基求助——那時是在倫敦一家旅館。史特拉文斯基站在狄亞義烈夫那邊，因為他以為狄亞義烈夫會離開我。我痛恨史特拉文斯基，因為他為錯誤辯護。我假裝被打敗了。史特拉文斯基認為我是個討厭的人。我當時二十一歲，年青，時常做錯事，但是我總是要改正錯誤。因為我發覺沒有人喜歡我，我就假裝與人格格不入。我不喜歡狄亞義烈夫，但是和他住在一起；我第一天認識狄亞義烈夫的時候就憎恨他，因為我知道他的權勢。我當時很窮，一個月六十五個盧布（註16）不够我和我的母親充飢。我們每個月以三十五或三十七個盧布租賃一層兩房的樓屋。

今天凱拉不要來看我，因為她頑皮我罵了她。因為我看着她，她知道我已生氣。我的妻子認為我錯怪凱拉，她這樣說，為凱拉辯護。我粗魯的回答她。我留下她們兩人獨自在屋裡，但是我覺得錯了。因為我不要凱拉怕我。後來當她進來我房裡時，我叫她並且說假如她願意可以留下來和我在一起，但是她走了，我在我的靈魂裡覺得痛苦。我不想傷害她。她以為我不愛她所以走了。我注意孩子對我的動作，但是我推開她，因為我覺得她離開會比較好些。我想叫她回來，跑去找她，但是發現她一個紅十字的護士在一起。幾分鐘之後我說凱拉離開我因為她不愛我。這個護士幾乎哭起來，但是她本能地叫凱拉說

她愛我。我不快樂。我不要凱拉受苦，我要向她表示我愛她，之後我說我就要離開她，因為她不愛我。我給她留下一個印象。她的母親害怕，因為她以為我要傷害孩子。我告訴她我有權用我的方法教育我的孩子。她被刺傷，因為她覺得我是故意這樣說來辱沒她，然而我並沒有這樣做的意思。我下樓去寫我的東西。

在午餐時我讓我的妻子明白我知道他們和醫生所做的決定。她騙我，因為她怕我。那甜品裏面裝滿藥所以我不吃，我要吃些水果。我知道那甜品裡面有藥，因為我妻子吃得很少。我故意吃很多東西，就是留下甜品不吃，我指着它，每個人因此都會明白那是糖的。僕人偶然進來，他沒有看見我把糖推開，問我說：「味道好嗎？」我回答說：「好極了！」當她看見我嚼過沒有吃下去的甜品時，她感覺到我的意思。我不吃滲有藥的食物。

我愛音樂。有一天我遇到一位俄國王子，他介紹我認識一位波蘭伯爵。我已經忘了他的名字，因為我要忘掉。我不要傷害他全家。這位伯爵買了一架鋼琴送我。我不愛他。我愛那王子，不愛伯爵。愛孚（Ivan）介紹我認識狄亞義烈夫，狄亞義烈夫要我到他住的歐洲旅館去。我不喜歡他因為他的太過自信的聲音，但是我還是去碰運氣。我找到了我的運氣。我立刻准許他跟我做愛。我抖得像一片葉子。我恨他，但是假裝掩飾，因為我知道不然的話我和我的母親就會餓死。一開始我就看透狄亞義烈夫然而我立刻假裝贊成他。人必須要生活，所以無論什麼必要的犧牲對我都一樣。我落力於我的舞蹈工作，我總是很疲倦。但是我假裝一點也不疲倦爲了使狄亞義烈夫不會討厭我。我知道他所感覺到的，他愛男孩子，所以他不能了解我。我不要人們以爲狄亞義烈夫是個惡徒並且應該監禁他。（註17）假如人家要傷害他，我會哭。我不愛他，但是他是一個人。因為我愛每個人，我不要給任何人帶來痛苦。每一個人讀了這些話都會吃驚，但是我要在我生時把這些話印出來，我知道它的影響。我要給人一個活生生並且真實的印象。我不要人們在我死後才讀我的生活史。我不怕死亡，但是我怕攻擊。人們會誤解我。我不要狄亞義烈夫被傷害。「求求你，不要干擾他。」我愛他像愛其他人一樣。因為我不是神，我不能批判人類，神將是他的判官而不是人的法律，人的法律懲罰人的過錯。狄亞義烈夫傷害的是我，不是你們，我不要懲罰他。每個人都知道他的過錯。我把我的生活告訴每個人用以懲罰我自己。不要以爲我寫是爲了虛假的原因。假如人們要懲罰我所寫的那些人，我將爲他們辯護。我寫並不是爲了要使人們起而互相敵對。我沒有判決的權利。神是審判者而不是人。我是神裡面的人。我說神的話。

我想要對每個人解釋神是什麼，但是假如人們開始笑，我就不要說。我談的是接觸到整個宇宙的事。我帶來和平而不是戰爭。我要每一個人得到和平，要地球上滿佈着愛。地球在分解中，它正在冷卻。它仍然是溫暖的，但是不會長久了，所以神要愛永遠存在。人們沒有想到星星所以他們不能了解宇宙。我時常想到星星。我不喜歡天文學，因為天文學並不向我們解釋神。天文學教我們星星的地理。我不喜歡地理，因為我不喜歡國境。對我來說地球是一個單獨的國家。地球是神的頭。神是頭中的火，只要在我頭裡有火我就是活的。我的脉搏像是地震。我知道假如沒有地震地球和全人類就會冷卻，因為人們將不能夠生存。

我是精神食糧。人們到教堂去爲了要祈禱，在那裏他們被安排去喝酒，人家告訴他們說酒是基督的血。基督的血不會使人醉——相反的它使人清醒。天主教徒不喝酒，但是以象徵的方式來利用它。他們吞吃白色的聖餅，認爲他們吃的是我主的血肉。我既不是我主的血也不是我主的身體。我是在肉體中的靈魂，靈魂中的肉體。沒有肉體或靈魂是不會有神。血和靈魂是神。我是聖主。我是人。我是基督。基督說祂是肉體裡的靈魂，但是祂的教訓被曲解了，人們禁止祂生存。他們殺死祂。祂被受賄的人們謀殺了，之後這些乞丐互相吊死，因爲他們沒有基督不能生存。我知道人壞是因爲他們的生活困苦。

我要把自己獻給劇院而不是電影。我要把電影留給那些愛好電影的人。我喜歡電影但是我不能把我全部的時間都花在上頭。假如人們能證明以影片可以幫助人類的互相了解，我願放棄我的一生來從事影片工作。我了解電影藝術。我要爲電影工作，但是我了解它們的目的。電影是用來賺錢的，也以此來發展電影工業。我明白電影只給少數幾個人帶來利益，而劇院帶給許多人利益。在劇院裏的工作對我來說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寧願困苦也不爲電影工作。狄亞義烈夫告訴我很多次人們應該爲舞蹈在電影這一方面創造些東西，因爲電影的影響力很大。巴克斯特（Baker），一位著名的蘇聯畫家，猶太人，說過從錢的觀點來看電影是好的。我什麼都沒說，因爲我感覺巴克斯特和狄亞義烈夫認爲我是個小孩，所以我不要表露我的思想。狄亞義烈夫總是在思想中找邏輯。我知道沒有邏輯的思想是沒有價值的，但是邏輯沒有「感覺」不能生存。狄亞義烈夫有邏輯和感覺，但是他的「感覺」是壞的「感覺」。我有好的「感覺」。狄亞義烈夫的頭比別人的頭大，但是在他的頭裡有壞的「感覺」。隆布魯索（Lombroso）說人可以從頭的形狀看出感覺。我說「感覺」可以從人的行動看出來。我不是個科學家，但是我的確很了解人。我知道劇院理事們的手段，狄亞義烈夫也是個劇院理事，他擁有一班伶人。狄亞義烈夫已經學會

欺騙其他的理事。他不喜歡被稱爲一位理事，因爲所有的理事都被當做賊。狄亞義烈夫要人家稱他爲「藝術獎勵人」，他想要進入歷史。狄亞義烈夫欺騙人，以爲沒有人看穿他。他染頭髮爲了要顯得年青。狄亞義烈夫的頭髮是白的。他買黑染料染髮。我在狄亞義烈夫的墊褥上看到這種染料——他的枕頭都被染料弄黑。我厭惡髒布所以看了很討厭。狄亞義烈夫有兩顆假門牙。當他神經緊張時就用舌頭蓋住那兩顆假牙。當狄亞義烈夫移動他的兩顆假牙時，我就想起一個生氣的老婦人。他前面的鬚髮染成白色。他要引人注目。最近這些鬚髮漸漸黃了，因爲他買劣等染料。在俄國它看來還好。我很遲才注意到，因爲我不喜歡去注意人家的頭髮。我的頭髮也使我困擾，我總是改變髮型。有人對我說：「你的頭髮是怎麼搞的呀？總是變髮型。」我回答說我喜歡改變，因爲我不喜歡老樣子。狄亞義烈夫喜歡人家談論他，所以他戴個單片眼鏡。我問他爲什麼戴，我發現沒有那眼鏡他看得很清楚。狄亞義烈夫說他有一隻眼睛看不清楚。我知道他騙我，覺得深深的受傷害。狄亞義烈夫在騙我。以後任何事情我都不再相信他，我開始獨立發展，假裝仍是他的學生。他感覺到我的僞裝，他不喜歡我，但是他知道他也是在僞裝，所以留着我。我開始公開的恨他，有一天在巴黎街上我推開他，以表示我不怕他。狄亞義烈夫用手杖打我，當我要避開他的時候。他覺得我要離開他，所以追我，我慢慢地跑。我怕被人發現。我看到旁觀的人。我覺得一條腿在作痛，我推開狄亞義烈夫，我推得不出力因爲我並不氣狄亞義烈夫，而是爲他感到悲哀。我哭着。狄亞義烈夫在罵我。他在磨他的牙齒而我覺得沮喪好像貓正在抓我的靈魂。我不能再控制我自己，開始慢慢地走。狄亞義烈夫也慢慢地走。我們慢慢地走。我不記得我們去什麼地方。

此事之後我們在一起生活一個長時期。我悲哀渡日，獨自傷心。我獨自哭泣。我愛我的母親，每天給她寫信，在那些信件中哭泣。我談我未來的生活。我不知道該做些什麼。我不記得我寫過了什麼，但是我覺得我受了極大的痛苦。我的母親感覺到這些，因爲她給我回信。她不能給我的目的和志願作答，因爲那是我的問題。她等我的決定。我害怕生活因爲我非常年青。我結婚到現在已經五年了。我和狄亞義烈夫一同生活也有五年。我不能計算。我現在差不多二十九歲。我知道當我遇見狄亞義烈夫時是十九歲。我真誠地敬佩他，當他告訴我愛女人是件可怕的事之時，我相信他。假如我沒有相信他，我就不會做那些事了。

馬辛不懂生活，因爲他的父母還算富裕。他們不缺少任何東西。我們沒有麵包。母親不知道該給我們什麼以求生存。母親到基尼日尼 (Ginzellis) 馬戲團去賺一點點錢。做爲一個俄國著名的舞蹈者，我

的母親羞於這種工作。孩提時我已了解一切，我在我的靈魂深處哭泣。我的母親也哭。有一天我不能再忍耐，於是我跑去找一個同學。我跑去找他的父親，告訴他我的母親正在受苦，因為沒有錢。他的父親——一個鋼琴家——於是建議我去找「帝國劇院」(Imperial Theatre)的經理。我跑到那兒。那時我只是十四五歲。經理名字是弟弟利·伊凡諾維則·克魯邦斯基(Dmitri Ivanovich Krupensky)。導演是特力可夫斯基(Telikovsky)。皇帝是尼古尼二世(Nicholas II)。我愛劇院。我去到辦公室。當我進去時，我害怕起來，我看到冷淡、嘲笑的脸，當我進入克魯邦斯基坐的那個房間時。他有一把黑鬍子。我怕他，我怕那鬍子。我抖得像一片葉子。我對他說不出話來，我沉默。克魯邦斯基和其他的人開始大笑。我抖得更厲害；我發抖而每個人笑。克魯邦斯基問我要什麼。我告訴他我要五百盧布來付我的母親的債。我偶然說出這個數目，沒有想我在說什麼。我站起來。我看到厭煩的臉孔。我跑走。我很快的跑，喘着氣，克魯邦斯基和黑鬍子追着我。我跑。我無聲地哭訴：「我絕不再這樣，我絕不再這樣！」我在靈魂裡哭泣，眼淚沒有流出來。我知道假如我跑去母親那兒她會了解我的，所以我跑去找她，告訴她一切事情。我不會說謊。當我開始撒謊，我總是抖得像一片葉子。我是神的一片葉子。我愛神但是我不愛祈禱。我不知道該做什麼。我生活而生命流逝。我不會作生意，也不喜歡，但是神幫助我。我有一些跳舞學生。我很高興去賺錢。我時常獨自哭泣所以樂於與別人分房。我認爲我已經長大了，因爲寫有自己的房間。在隔離的房間裡，我可以大哭一場。

我十八歲時讀托斯陀耶夫斯基寫的「白痴」(The Idiot)，讀懂它的意思。我要做一個作家，我生硬地研讀托斯陀耶夫斯基和果戈里的書。我抄寫普希金(Pushkin)的作品，因爲我以爲假如我抄我就可以學寫像普希金那樣的詩和小說。我抄了很多，但是後來我覺得這是毫無意思的，於是放棄。我生活簡單。現在我們有足够的麵包。我母親喜歡娛樂別人。當她覺得我們有足够的食物之時，她就請很多人來。她喜歡結識朋友所以邀請他們。我也喜歡娛樂並且聆聽大人們說的每件事情。我了解大人所以接近他們。後來我才知道我的錯誤，因爲成人的問題與我的並不相同。我愛大人因爲年青人不睬我，他們不了解我。我認識一個囑伏特加的男孩。我不喝酒，我們在一起求學，學校的團體生活使我們相聚，但是沒有把我們拉在一起，因爲我沒有他的習慣。我不知道誰教他喝那麼多酒。他的臉蒼白，佈滿暗瘡。教師不了解孩子們；他們慣於把自己關起來作研究，不論是看書或接待朋友都在那裡。我了解那些討厭跟孩子們在一起的教師，我也了解那些不了解教師的孩子們。教育是一種困難的事業。我將不讓我的

凱拉在這種方式下受教育，因為我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教育。陌生的人討厭他們。人們必須自己教育他們的孩子，不要把他們交給陌生的人。教育決定孩子的生命。結婚的教師不能夠培養孩子；結了婚以後，他們為妻子和家庭憔悴。我認識一個我喜歡的教師。他的名字是伊凡（Ivan）。我愛他，但是覺得他並不愛我，所以我怕他，我以為他要傷害我。有一次他叫我到他的層樓去，他說要教我法文。我去看他，希望我能够學，但是當我到那兒時，他叫我坐在一張椅子上，給我一本書。我覺得很煩。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叫我來而只給我一本書看。

我大聲讀，但是我記得它非常枯燥。伊凡叫我吃東西。他付房間和膳食的錢給他同住的人；他們講俄文。那個女人年青，很瘦，她的神經不定，因為她動來動去。一個年青男子和她在一起，我忘記他們是什麼樣子，但是記得很清楚她的臉。她有一隻很小很小的狗，一直在桌子下面跑，並且舐她的盤子。她鍾愛那隻狗。我不喜歡牠，牠生病。牠的身體弄壞了。牠很瘦很瘦，細小而長的腿，小耳朵。耿耿的小眼睛。總而言之，那隻狗可憐兮兮的。我可憐那隻狗，我漸感悲傷。伊凡笑那隻狗，因為牠這麼瘦小。我感覺我並不受歡迎，因為他們想談些事情但是又閉口不說。我感覺到一個秘密，想要離開又不知道怎樣離開。伊凡對我笑。我覺得厭惡，於是走了，撇下所有放在我盤裡的東西。我離去，心中帶着對伊凡及其他人的厭惡的感覺。我覺得厭惡，不能繼續上法文課，我躲避伊凡。我的功課成績不好。我得到一分。我們的制度是十二分最好。我不要學法文，因為我覺得討厭。法文教師覺察到這點，他生氣。從此以後我不學法文，當我必須作答時，其他學生必須提示我。那教師給我較好的分數。他應該表示他的學生學得不錯，所以給我好分數。我明白他的計謀於是開始改分數。我可以把一變成九。我喜歡改分數。那個法國人沒有發現甚麼也沒有人對我說甚麼。我放棄我的法文。

我不喜歡學聖經，因為我非常討厭它。我喜歡去上聖經課，因為我喜歡聽教士（Battushka）（註18）——小神父——的笑話。小神父不是我的，他只是別人的神父，因為他總是說「他的孩子們」。他會給我們看一個錢幣並且說他用那個錢幣教他的孩子們了解他。我知道我的母親沒有錢，而我了解她，所以覺得佈道無聊。「小神父」並不真是個小的神父，因為「小神父」必須是個好人——這個却是個控制怒氣的人。所有的孩子都知道這點，所以就敢弄出許多惡作劇。我懂得男孩子的把戲。我時常和他們玩所以他們愛我。有一次我向他們顯示：用我自己做的彈弓我是最好的射手；我射中校醫的眼睛——他正坐在馬車裡——在我們大家坐馬車首途前往劇院的時候。我喜歡馬車，因為從馬車上可以射擊過路的

行人。我瞞得很準。當這件事被告發時，我並不確定是我射中醫士，但是當全部的男孩都指我時，我耻於否認。我害怕所有的男孩會被趕出學校。我被指責犯規，於是視學官教訓我一番。我害怕責罵，因為我感覺到視學官的盛怒。波基耶斯基（Ponchevsky）是個急性的人，但是他不把孩子趕到街上去，因為他知道他們都是窮人家的孩子。波基耶斯基召見我的母親，告訴她他不會把我趕出去，但是不能不處罰我，所以他認為我的母親應該把我帶回家兩個星期。我深深地覺得心痛，差不多昏了過去。我為我的母親驚慌，因為我知道她要得到錢是多麼困難。我母親和我都哭了。我們的哭泣感動了那位教師，他是個非常好的人，但是他是個酒徒，所有的孩子都笑他，因為他很好玩。孩子們愛他，因為他從沒有傷害過任何一個孩子。當我們聽說他爛醉而死的時候，許多人都哭了。他下葬了，但是沒有一個男孩去參加葬禮。我也害怕不敢去。

我的母親用挑夫（註19）買的杖條重重地打我一頓，我不怕打，但是我怕我的母親。她用力打我，但是我不覺得痛，因為我沒有感覺到對母親的憤怒。她打我因為她認為這是最好的方法。我愛我的母親，我答應不再做這種事。她了解我並且相信我。心念及此，我決定要好好用功。我開始得到好分數，而每個人笑我，說我母親的鞭打這麼有效。教師微笑男孩們大笑。我也大笑，並不覺得受傷。我愛我的母親所以喜歡每個人知道這件事。我告訴他們她怎樣打我。孩子們嚇到不再笑了。此後我功課很好，是一個好模範，只有法文和聖經課好像還是困難。我很清楚俄國聖經，因為每一個節日我都去教堂。我喜歡去教堂，我喜歡在陽光下閃爍的銀影像。有人在賣蠟燭，有時候我跟我的朋友伊沙夫（Ishav）去賣，我喜歡他。當我想要沈溺於手淫時我很痛苦。每一次我上床時我就想要。我的教師伊凡發現我犯手淫，但是沒有對我說甚麼可怕的話。在學校沒有其他的人知道我的習慣所以我繼續下去一直到我發現我的舞藝開始退步。我害怕起來，我明白我母親不久就要被折磨壞了，我將沒有能力幫助她。我開始抵抗這種污穢的習慣——我強迫我自己，對自己說：「我絕對不可以這樣！」我很用功。我不再手淫。我當時差不多十五歲。我愛我的母親，我對她的愛強制我把我自己變好。我很用功。每一個人開始注意我的進步。我得到十二分。

我的母親變得快樂並且常對我說那一頓打對我有好處。我告訴她的確如此，但是我對它的感覺是不同的。我對母親的愛是無窮盡的，我決心要跳更多的舞。我愈長愈瘦，並且開始像神一般舞蹈。每個人開始談論這個。雖然還是在學校裡，我已經跳得像劇院裏的主要舞蹈者那樣。我知道做為舞蹈主角

是怎麼回事。我不明白爲甚麼我被派跳這些角色，但是我喜歡表現自己。我驕傲，但是並不喜歡讚頌，我不誇大。

戲劇班的學生喜歡我。我時常和他們在一起。我遇見一個女學生，她選我做她的愛人。她叫我尼金卡（Ninka）。（註20）她送給我一本天鵝絨裝的相片本，裏面有報紙剪貼。在這些剪報中，我讀到我被稱爲一個神童（Wunderkind）。批評者署名斯維托夫（Svetov）。我不喜歡他們對我的批評，因爲我覺得那是頌詞。我告訴學友說我不喜歡所有關於我的批評，但是她說是我不了解，並且請我到她家去，她說要我見她的父親和母親。我愛上她，但是沒有告訴她。我在精神上愛她，我總是笑。我喜歡對每個人笑，因爲我發現他們都愛我。我愛每個人。

當我見到我的新朋友時，我們吃晚餐，然後開一個降神會。他們把手放在桌上，於是桌子開始移動。每個人對此都驚奇。她的父親是一個將軍，不喜歡這種沒意思的東西，所以走了。我也覺得這是無稽的，所以回家去。回到家，我很累而且想不出爲甚麼原因我被邀請。我不喜歡邀請，所以通常都拒絕。

我被請去教導一些芭蕾舞課，因爲我在俄國已經成名。我當時十六歲，我教課賺些錢。我母親憐惜我，深深的愛我。我也深愛我的母親，決心用我賺的錢幫助她。我十八歲完成學業。我不知道怎樣穿着——我一直習慣穿制服。我不喜歡市民的衣服所以不知道怎樣穿它。我認爲鞋底非常大的鞋子最好看，所以買了一雙鞋底極大的鞋子。當我畢業後我覺得很自由，但是這種自由使我害怕。聖經教師送我一本書題字的聖經做爲獎品。我不了解這本聖經，因爲它用拉丁文及波蘭文寫的。我的波蘭文在講和寫方面都很差。假如給我一本俄文聖經，我會比較容易了解。我開始讀，後來放棄了。我不喜歡讀這本聖經因爲我不能領會。這本書很可愛印得很美麗。我不能感覺這本聖經的意思。我讀托斯陀耶夫斯基的作品。這對我比較容易所以我很快的把它急吞完了。那真是一種「急吞」，因爲當我讀「白痴」時，我覺得那個「白痴」並不是個白痴，而是個好人。我不能了解「白痴」，因爲我當時太年青。我不懂生活。現在我了解托斯陀耶夫斯基的「白痴」；因爲我自己就是被人當作白痴。我喜歡這種感覺所以假裝是白痴。我知道神經緊張的人很容易變瘋，所以害怕瘋狂。我不是瘋的，而托斯陀耶夫斯基的「白痴」不是個白痴。我覺得神經緊張所以犯錯誤。神已經向我顯示神經是什麼。我不喜歡神經過敏因爲我知道它的結果，我要平靜地寫作不要神經緊張，但是我不需要表現我的書法美，而是必須要快快寫。我不要我的筆跡悅目，我寫這本書是爲了思想而不是爲了書法。我的手累了，因爲我不習慣寫

很多，但是我知道不久就會習慣的。我覺得手痛所以字寫得很壞而且分散。每個人都會說我的筆跡是個神經病的人的筆跡，因為字母是散開的，我的思想並不緊張——思想平靜的流動，並不狂亂。

威爾遜的思想沒有給我和平。我希望他成功。我希望我的書可以幫助他，所以要趕快出版。爲了要趕快出版，我要到巴黎去。但是要到巴黎去，我一定要做些準備。我知道有許多邪惡的人，所以要保護我自己。我要用波蘭文寫封信給魯斯克（Reska），我一定要習於用這種語文。我要告訴他全部的事實，他會幫助我。我要用波蘭文寫，但是不是在這本書裏……我用波蘭文寫了一封信給魯斯克。

給鍾·德·魯斯克（Jean De Reska）的信

原文是波蘭文

我非常抱歉，我不能很嫻熟的用波蘭文書寫，但是因爲我非常喜歡波蘭人所以我用這種文字寫信給你。

我知道你曉得我是波蘭人。我不是向你任何東西，我只是想請你仁慈地幫助我取得一些證件。（註21）目前要取得文件是非常困難的，這便是我寫信向你要求的原因。我請求你到法國的有關當局詢問是否能給我取得前述的這些文件。

22）我的妻子愛我，所以她要和我在一起。我有一個女兒凱拉。我給她取這個名字因爲我愛希臘。（註22）我對希臘藝術一直有很大的興趣：它使我想起我的「牧神的午後」（Après-Midi, Dun Fanne）。

我知道你喜歡我，所以我找你幫忙。雖然你很少私下跟我見面，但是我知道你對我有友善的感覺。我的波蘭語說得不好，乃因在帝國學校裡不准用這種語文。我知道的這一點是從一個波蘭舞蹈家學來的；他的名字是波尼斯拉耶斯基（Bonislavsky），他是從華沙來的。我喜歡波尼斯拉耶斯基因爲靠他的教導，我有機會認識米奇偉茲（Mickiewicz）的作品。我也創作，但是不能寫得像米奇偉茲那樣好。通過俄文翻譯，我對波蘭文學也有認識。我對俄國文學的了解更深。我的父母在年青時離開波蘭。我出生在基輔（Kiev）但是在華沙的聖十字教堂受洗。我的母親又給我在基輔受洗一次。所以我的名字在出生註冊局登記了兩次。因爲我的母親不要我在俄國軍隊服務，她把我的出生登記在華沙註冊局，希望通過這個手續我可以在那裡服務。

我的母親用她自己的奶養育我。她是整個靈魂都屬於波蘭的人……我生長在俄國，是個俄國孩子。我是個波蘭人因爲我的父親是波蘭人，雖如此，我愛俄國。我不喜歡革命。我發現靠革命的手段獲得

的勝利是恐怖的——我認爲它是個無神的野獸的勝利。我爲人民惋惜，因爲我愛他們。我自己是人類，我同情人類。當我聽到人們因爲革命而被殺死，我哭了。我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我不屬於任何黨派。我的政治觀點是「對每一個人仁慈」。我喜歡巴特斯基（Paterewski），但是我的政治觀點和他不同。我喜歡威爾遜的思想因爲我覺得他對全人類也有相似的目的。我不要那種使人民互相傾軋殘殺的政治。我不喜歡政黨政治，它導致集體謀殺。我平等地愛每個人。我愛我的父母，我知道你感覺到我喜歡你。你的妻子也有幾次向我表示友情，自從我們遇見以後我一直沒有忘記你……。

當我聽說你失去你的哥哥時，我哭了。我爲他感到很是悲傷，雖然我們彼此並不相識。但是我感覺到，並且知道你非常喜愛他。

要寫出很通順的波蘭文對我是非常困難的，因爲我不會學過這種語文。

我把所有的時間花在舞蹈上，這就是我舞藝很好的原因。我想要在巴黎跳舞所以我要求你給我請得前往法國的准証。自從我住在瑞士以來我已經沒有和任何人聯絡了。我獨自一人專心舞蹈和創作一個「舞蹈劇」。

我非常喜歡歌唱，但是我不能唱。我知道你的歌非常好。雖然你不再能完全把握住你的聲音，但是我仍然喜歡聽到你唱歌。我是一個「通過舞蹈來歌唱」的藝術家。我還沒有失去我的「聲音」，因爲我還年青。你在一生中唱了許多歌。雷朋伯爵夫人（Marchioness of Ripon）時常對我談起你，所以我知道你在英國唱得多麼成功。你是一位非常著名的藝術家——每個人都敬佩你，同時你認識每一個人。所以，我確信你將能夠幫助我。在巴黎我也有許多崇拜者，但是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將樂於跟他們見面，所以請你告訴你的朋友我要在你家裏跳舞。

在戰時我花了許多時間跳舞，並且有很大的進步。我要向公衆表示我學得多麼成功，但是我不要再和狄亞義烈夫一起工作了，因爲我覺得有許多的不快。我知道你不喜歡他，你會幫助我的。狄亞義烈夫以爲我的「藝術已死」，他也這樣說。但是我的「藝術未死」。我今日比過去任何時候更有活力。

我非常喜歡法國藝術家，我希望我能爲他們舞蹈。我知道許多法國藝術家在戰時被殺死——許多父親死去，遺下他們的孩子和妻子，沒有麵包。我也知道政府無能力救濟他們全部的人，所以我願爲法國窮困的藝術家跳舞。我也要爲波蘭及其他國家的藝術家跳舞，當我到別的國家的時候。

波蘭人愛法國人因爲法國人爲他們獻出靈魂——波蘭人也是這樣：波蘭人在戰場上爲法國人效死。

戰爭使到兩個國家團結一致。法國人知道波蘭英勇的事跡。雖然我並不很了解波蘭人但是我對波蘭人有感覺。十年來我沒有用波蘭文書寫。我沒有寫信的對象。我父親十年前在卡爾可夫（Khar'kov）逝世。我過去慣於用波蘭文寫信給他，我的父親把我的母親和孩子留在聖·彼得堡因為他要我們在那裏長大。俄國政府給我們受教育。狄亞義烈夫帶我去巴黎。我愛巴黎。巴黎是法國的心臟。我希望能在法國的心臟裡立足……我希望你能從中幫助我取得所需的證件同時幫助我取得波蘭證件。其他的我會自己辦理。謝謝你的仁慈。

回頭見

你親愛的

瓦士拉夫·尼金斯基

他是個波蘭人。我恭維他一番，雖然我不喜歡恭維，恭維是不必要的東西。我不是個會恭維人的人，只是個講實話的人。事實跟這個是不同的。我也寫了一封信給狄亞義烈夫和他的朋友，給他們看我的牙齒。我的牙齒不咬人。

給薛格依·巴夫洛維則·狄亞義烈夫（Sergei Pavlovich Diaghiev）的信
給那個男人：

我不能稱呼你的名字，因為我沒有一個給你的名字。我並不是匆忙地給你寫信。我不要你以為我是神經病的，我不是。我能够非常平靜地寫信。我也喜歡這樣寫，雖然不是用美麗的辭句來表達我自己。我從沒有研究過怎樣寫美麗的辭句。我所要的是表達思想。

我不怕你，我很明白在你內心最深處，你並不恨我。我愛你像人愛人類那樣，然而我不願和你在一起工作了。可是有一件事我要你知道，那就是我作了許多工作。我不是死的。我仍是活的。神活在我內裡，我活在祂內裡。我全部的時間都用在我的舞蹈上，而且我的工作在進步。我能寫的時候我就寫，但是不寫那種你非常喜歡的美麗辭句。

你在組織伶人集團，我不做這個。我對組織羣衆沒有興趣——我對人類有興趣。
你是死的因為你的目標是死的。

我不稱你作我的朋友，因為我知道你是我惡毒的敵人，但是即使如此我對你並沒有惡感。敵意招致死亡而我企望生命……你是心懷不善的。我對人類有一份深深的同情和了解。托斯托耶夫斯基也是這樣

。他是個仁慈的人。

你說我是個傻子而我認爲你才是傻子。我不要在你面前侮辱自己，你愛的是這樣做的人。我不要你的笑，那是死亡……我不再笑了，我不帶來毀滅。我不是爲了使你高興才寫這封信，我寫是爲了要使你哭。

我是個有感覺和有頭腦的人。你有頭腦但是沒有感覺。你的情趣是惡毒的。你想要毀滅我而我想要救你。我愛你但是你不愛我。我希望你一切都好，你希望我一切都壞。

我知道你所有的詭計。過去當我和你在一起時我時常假裝神經緊張，但是我不是個小孩。我想得很深。神接近我，但是你是隻野獸，不了解愛。

你不要想，不要傾聽。我不是你的，你不是我的。現在我愛你，我一直是愛你的。我是你的也是我自己的。過去，你已經忘了神是什麼，我也已經忘了。但是我找到了祂。你才是一個要死亡和毀滅的人，雖然你怕死。我不怕死。死是必然的事。我們都必要死去，所以我總是爲死作好了準備。我愛愛，但我不是肉和血，我是精神，是靈魂。我是愛……你不願了解，你不願和我一起生活在真正的友誼裡。我希望你一切都好。

我要向你作很多解釋，但是我永遠不要再和你一起工作，因爲你的目標和我的完全不同。你是個偽君子，而我不變成偽君子。我只有在一個人是要通過虛偽做爲媒介以達成某種好的莊嚴的目的時才能容許虛偽。

你是個壞人，你不是個沙皇，不是個統治者。你不是我的皇帝。你是個邪惡的人。我希望我受害，但是我並不要你受害。我是個溫柔的人，我要給你寫一首搖籃歌……一首催眠歌……（註23）

安靜地睡吧，睡吧，安靜地睡。

男人給男人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我不喜歡吃肉，因爲我看見過羊和豬被殺。我看見並且身受他們的痛苦。他們感覺到死亡的來臨；我走開，爲了不要看見他們的死。我不忍心看他們死。我哭得像個孩子。我跑到一個山上，我不能呼吸。我覺得我快窒息。我感覺到那隻羊的死亡。我選了一座沒有人的山。我害怕被人嘲笑。人類彼此不了解。我了解人類並且不願他們被傷害。我要把他們從那惡中救出。他們不想要被救所以我不要做一個惹

人生厭的人。成了個討人厭的人將不能救他們。我也要被救。我的星對我說：「來這兒，來這兒呀！」我知道它的閃爍是什麼意思，因為我知道生命是什麼。生命是活的不是死的。我不能寫了因為我很疲倦。我疲倦是因為我睡過覺，再睡覺，又去睡覺。我現在要寫作。當神命令我去睡覺時我才去睡。我要聽從。我在神內裡。神，神，神。我給每個人寫信都是用法文，除了魯斯克。他有很多關係。所以我要請他給我取得波蘭證件。我指的是我的出生証和受洗証明書。我在兩個城市接受洗禮。我出生在基輔，基輔是我的家鄉。我的母親現在已經不能說話了。我祈求她的愛。我要她的愛。

我要描寫我的散步。我喜歡獨自散步。我喜愛獨自一人。我們都是孤獨的。我們是節奏。我們是，我們是你們也是他們。我要說，說你想要睡。我要寫作和睡覺。我寫，寫，寫。我要告訴你們人絕不可以睡。我要告訴你們人不能夠睡。我要寫作，寫作。我用法文以同樣的文體寫作。希望我會被了解。我要告訴人們關於彼此間的愛。我知道當他們看到這些文字時他們會大笑，但是他們會驚奇於這些詩。我知道每個人都以為我死了，因為我沒有讓任何人聽到我的消息。我要現在被遺忘以便稍後造成強烈的印象。我要首先出現在巴黎、在沙列（Sandre）的劇院。我喜歡這個劇院，因為它很大而且簡單。我自己不要很多錢，因為我要為那些因戰爭受苦的法國演員表演。我要使他們了解有關人類相互間的愛；並且我要和他們說話。我要他們來看我。我知道在這個「慈善表演」之後他們會來看我。我要跟所有的藝人說話，因為我要幫助他們。我將要告訴他們我是多麼的愛他們並且我將永遠幫助他們。我會常常來看他們，假如他們互相愛護。我要假裝成一個小丑，這樣他們會更了解我。我愛莎士比亞筆下的小丑——他們富有幽默感，然而他們表示恨，他們不是來自神。我是神的小丑，所以喜歡開玩笑。我的意思是說當一個小丑表達愛時是好的。一個沒有愛的小丑不是來自神的。我覺得我的腳發冷，我知道我一定要趕快上床了。他們在樓上走動，我感覺他們要來帶走我了，但是我不想去睡覺，因為我自天睡了許多，但是他們要我去睡覺。

給我親愛的，我愛的羅美斯嘉。

我故意使妳生氣，因為我愛妳，願妳幸福。妳怕我，因為我變了。我這樣做乃是神的意志。神願意這樣，我也願意這樣。妳去找醫生。你相信陌生人不相信我。妳以為他們同意我。但是他們不敢表示他們一無所知。一無所知，因為他們所學的有關靈魂和頭腦的一切都是空的。我不怕把所有的教條丟開，對每一個人表示我一無所知。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跳舞，因為所有的舞蹈都是死亡。我說死亡並不只意

味着當身體死亡時事物的情況。身體死亡，但是靈魂活着。在神內裡，靈魂是一隻鴿子。我在神內裡。妳是個像其他女人一樣的女人。我是個像其他男人一樣的男人，但是我工作比別人更多。我知道的比其他人更多。以後妳會了解我的，因為每個人將會說尼金斯基像神。妳將相信這些。

我時常想和妳一起散步，但是妳不要。妳認為我生病，因為醫生這樣跟妳說。他們以為我生病。我在我的書中寫信給妳，因為我要妳讀俄文。我學會說法文。妳要不要學俄文呢？當我聽到妳說俄文我快樂的哭了。妳不喜歡我學匈牙利文嗎？我愛匈牙利文因為妳是匈牙利人。我要住在俄國。妳不知道妳要什麼。我知道我要什麼。我要在俄國建一所房子。妳不要住在那裡。我願你平安，我愛妳。妳不願表示妳實在愛我。愛我！愛我吧！我要告訴妳妳是愛我的。承認愛……

十二點半我被叫去吃午餐。我要吃。我沒有吃午餐是因為我看見肉。我的妻子要吃。我把湯留下，那是用肉做的，我的妻子生氣了。她以為我不喜歡這些食物。我不喜歡肉，因為我知道動物是怎樣被殺死，也知道牠們是怎樣哭號的。我要對她說明假如人們的見解不同，婚姻是不存在的。我把結婚戒指丟在桌子上，然後拿起來再戴上。我的妻子極度緊張。我再一次丟掉戒指，因為我覺得她正想要吃肉。我愛動物所以不能吃牠們的肉。我知道要是我吃了肉，那麼另外一隻動物又會被殺掉。我餓的時候才吃東西。我的妻子為我傷心，她以為我必需要吃東西。我喜歡麵包，牛油，乳酪和蛋。由於我的體質，我吃得很少，自從我沒有吃肉以後我覺得更好。我知道醫生會說這全是鬼話——肉是必需的。但是並不是；肉會引起色情。自從我不吃肉以後那些感覺都消失了。我知道吃肉的孩子常犯手淫。這會造成白痴。人失去所有的理性和感覺。當我手淫時我往往失去理性，抖得好像發燒，並且頭痛。我當時病了。我知道果戈里也有這種習慣，手淫造成他的墮落。果戈里是個敏感的人。我知道他如何感覺，他的感覺一天比一天遲鈍。他覺得他的死亡近了，於是撕毀他最後的作品。我不要毀掉我的作品。

凱拉還小。我時常告訴她睡覺時絕不可以伏着身睡覺。我睡覺時就是這樣，但是我的肚子小所以還可以忍受。有大肚子的人一定不可以伏身睡覺。男人應該側身睡，女人應平臥。我知道這些，是因為我覺得非常疲倦。我很懶得起身，並且不想活下去。自從我放棄吃肉，覺得好多了。我的思想更清楚，而且我可以跑而不走。我走只是為了要休息一下。我跑很多因為我覺得我內裡有一股力氣；我的肌肉，我的頭髮更貼伏了。我跳得更輕盈，並且有很強的食慾。我吃得很快。食物對我不重要，因為我沒有從食物得到甚麼，而且給甚麼吃甚麼，除了罐頭食物。我是個素食者。我的妻子覺得人不應吃肉，但是她不

敢不吃。她以為醫生懂得比我多。醫生和專家喜歡多吃，他們以為食物供給力量，但是我以為力量不是來自食物而是來自心智。人們以為人不能靠心智過日子。人是可以的；心智代替食物。心智要我吃多少就吃多少。

我從家裡逃出來，因為我的妻子不了解我。她怕我，我怕她。我不要她吃東西。她以為我要餓死她。我要幫助她所以不要她吃肉。我從家裡逃出來。我跑，一直跑下我家的那座山。跑了又跑。我沒有失足。一股看不見的力量推我向前。我並沒有生我妻子的氣。我很平靜。在山脚下便是聖·摩里茲鄉村。之後我轉向一條通到湖的路。我很快地走。穿過城鎮，我看見醫生。我很快地走，低著頭像是犯了過錯。當我到達湖邊之時，我開始找尋一個藏身的地方。我口袋裡有一法郎又十生了，我也記得我在銀行裡還有幾百法郎。我知道我有足夠的錢租一間房，於是決定不回家，決定去找一個寄宿的地方。我走進一家麵食店，要求店主租一個房間給我。為了要軟化她的心，我告訴她我甚麼東西都沒有吃，不過我先問她有沒有吃過東西。她告訴我她已經用完午餐了。我告訴她我很餓。她甚麼都沒說，也許她認為我不應該吃東西。過去我時常在這個店裡買糖，她以為我非常富有錢，總是對我很好。我吻她的孩子，撫拍他們的頭；她很高興。我告訴她我可憐她，她為戰禍所苦。她抱怨不景氣的時日，我同情她，跟她買很多糖，心想要幫助她。我問她是否能租給我一個房間。她說她的房子已住滿了人。過了一會兒，她答應在一個星期內有一層樓可以出租。我說明我不要一層樓。她說她同情我，不過她不能租給我一個房間。她以為我要帶女人到那裡去。我坦白的向她說，我要一個房間以便工作，因為我的妻子不了解我。她聽了我的訴苦，就走出去。我們說話時，她的丈夫在場，他知道我是嚴肅的人，並不需要女人——他了解我，但是不能幫我甚麼。我對他說在婚姻生活中，有時彼此很難了解。他回答說有一次他的妻子拿盤子的方法錯誤，於是他提醒她用別的方法拿，但是她不聽他的話。我了解做丈夫的怨言。我第一次和他握手，然後離開。我很悲哀，因為我知道我必須睡在街上。我走着，經過一排商店。商店都關閉着，整個貝得·聖·摩里茲城（Bad St. Moritz）也關閉着（註24）。沒有人住在那裏。我在一個窗下的牆邊坐下，看看我是否可以睡在那裡。一會兒後，我覺得比較暖，然後又冷了起來。我看到一個從屋子裡出來的女人，她冷得發抖，我也是。天氣冷極了；那是冬天——在二千呎高的地方。我繼續走，我突然看見一個開着的門，我走進去。沒有人在裡面，我穿過房子。發現一個半開的門，我突然嗅到一股臭氣。那是從裡面噴出來的。我向裡面看，看見一個髒廁所。一想到我必須睡在這個髒地方，我幾乎哭出來。我走到

街上空無一人。我繼續走，我突然覺得我必需向左轉。剛才我走錯了街道。在不遠處，我看見一間小的刷白粉的房子，我走向它，走進去。主人不是個簡單的女人。她穿着城裡的服裝。我問她能否租給我一間房子，她說可以，但是那個房子沒有暖氣設備。我告訴她沒關係。她招呼我到三樓去。樓梯很高，踏板破了，並且是在房子外面。樓梯不會響，但是雪沙沙作響。我進入第五號房，看到房間的簡陋，感覺輕鬆。我問要付多少房錢。她說一天一法郎。房子是潔白的，可以看出窮人雖窮但很整潔。我想離開，但是我不能，我要在這房間裡寫作，因為我喜歡它。我向四週看，看見一張沒有床褥的硬床和靠背椅排成一列。床的附近有一個舊木洗面檯，沒有盆子和瓶子。我要住下；但是神叫我走。謝謝她之後，我就走了，答應她晚上回來。我們分開了。這個女人給我很好的印象。我繼續走在剛才來的那條路上。我深深地感到悲傷。從那個小房子我看到我自己的家，我哭了。我深深感到不快樂，我想哭泣，但是我的悲傷太深了。眼淚流不出來。我已經悲傷了很久。我走過一個樹林，在途中進入另一間房子。我看見一些孩子。他們以為我要和他們玩；他們開始向我拋雪球。我開始向他們拋較小的雪球，對他們說：「這樣不好。」我不能說德語，但是我了解這些孩子們；於是我拿了一個雪橇，開始跟他們滑雪。他們大笑。我很快樂。我和他們進到小屋裡去，看見一個女人。她給孩子們糖餅乾。我向她要一點，因為我到現在甚麼都沒有吃。她了解我，給我餅乾。我要付她十生了，但是她不收。我把錢塞進她手裡，我說這是給這些窮孩子的。她告訴我她的悲苦，她說三個月前她失去了一個孩子，她指着墳場。我告訴她我「解她的悲哀並且叫她不要悲傷，是神帶走了她的孩子，因為那是神的意思。她沉默了；她覺得這是事實。我告訴她神帶走祂所給予的東西，而人不應悲哀。她顯得更平靜，開始微笑。我要走了，但是她給每個孩子另一塊餅乾，我站在那兒。她也再給我一塊餅乾。她自己沒有吃。她了解我。我謝謝她然後離開。雖然我和孩子們一起玩不到十五分鐘但是他們都愛我，我順着路走進樹林。在那兒我聽到鳥的聲音，有時候聽到滑雪的人聲。我沒有滑雪鞋，但是並沒有跌倒（註25）。我不願這些繼續向前走。我沒有跌倒因為我踏着足跡走。我不能再走了，因為我的雙腳很冷。我穿得很少。迅速地走上山去，我突然停下，不知道要做甚麼。我等待神的命令，等了又等。我覺得很冷。我知道人在凍死以前是覺得冷的，但是我不怕死或凍結。而後我覺得被推走向前，走得更高，不停的走，突然停下來，發現再也不能繼續走去了，我停下，覺得很冷，覺得死亡已經來了。我不怕並且想要躺下來；以後我會被人拾起，帶去給我的妻子。我在靈魂內裡哭泣，覺得極度悲傷。我不知道要做甚麼，不知道往那裡去，我知

道假如我再向前走，我也得在大約二十五俄里（註26）外才可以找到一個棲身之所。我怕凍結，我很累。我轉身走回原來的路，看見了人。我突然覺得快樂。他們沒有注意我。我繼續走，羨慕他們穿着滑雪鞋。我是走在一條佈滿洞口的爛路上。在路的邊上，我不能往下看，那兒就是懸崖的深底，依茵河（Tun）在那兒流動。依茵河的源頭在我走動的地方。我很疲倦，我繼續走。我想要休息。我看見一棵樹的殘幹，但是它是在那條通往一間旅店的路邊上。我試着坐下，但是差點掉進小河裏去，小河流得很急，因為山很高。我走着走着。我感覺非常疲倦，但是突然覺得在我內裡有一股力量，我想跑完這整個二十五俄里，而不覺得路途之遠。我希望我能够很快的跑完全部路程，但是我覺得很疲倦。我繼續走着，想跑回到我來的那條路上，但是我覺得很冷，於是決定走回去。我走到堪福爾（Campfer）村。在這裡我聽到孩子們在唱歌。但是歌聲不是來自孩子的內心。那些歌是人家教他們的，所以我走開了，我可憐那些孩子們，我知道學校是甚麼東西。我走着走着，來到一條路上，這條路一邊通到我家，另一邊通到我的那個新房間。我覺得我應該走向我的新房間以改變我的一生，我決定到那裡去，但是有一股莫名的力量強使我明白我必須轉回家去。這是一條很長的上山的路。我繼續走着，突然覺得疲倦，於是坐在路邊上。我坐下來休息。我覺得很冷，快要凍結，但是害怕死亡。我仍然覺得我內裡的溫暖。我坐下休息。我看見滑過去的雪橇，走過的人，但是我沒有移動。我想我要永遠坐在這兒，但是突然覺得有足够的力氣站起來。我站起來，再走。我看見裝木材的馬車，我走過它身旁，我看見一匹馬跑上山，我自己也跑。我這樣做，甚麼都不想，只有感覺。我跑，喘氣，後來我不能再跑了，於是我走。我知道那些人驅策馬和人民向前，一直到他們力竭倒下，像石頭。我肯定像馬一樣，他們可以用鞭子恣意地鞭打我們，但是我們仍然要做我們感覺到的事，因為我們要活。馬走着，我也走着。一個胖男人正和他的妻子坐在雪橇裡，他的妻子顯得很厭煩。駕駛人也很厭煩。每個人都厭煩。我不，因為我不思想，我在感覺。我走着走着，我來到聖·摩里茲鄉村，我停在電報局外面。我沒有看那戰爭報導。突然有一個人抓住我的肩膀。我轉身，看到是醫生。他要我到他們家去，我直率地拒絕了，我說我今天不能和任何人談話，我要孤獨。他說我去找他們會比較好些，因為我妻子也在那裏，我告訴他我厭惡調解。我要人們互相了解，不只是解決爭端。我喜歡這個醫生。我覺得我非常悲傷。我也不快樂，但是我決定回家，我自己的家，於是很快地向家的方向走去。我爬上山，在我未抵達家門時，我看見門開了。僕人露伊絲正為我開門。我進去，坐在鋼琴邊，開始彈琴：我奏一首葬禮進行曲。我的靈魂在哭。僕人感覺到一切並且說：「真

美。」

我彈完了琴，去吃東西，她給我各種東西吃。我吃了麵包和乳酪牛油，和當做甜品的兩個果醬餅。我並不真餓。我跑來寫了這些。後來她叫我去吃晚餐，我坦然拒絕，因為我不要獨自一個人吃飯，我說我不是個要人勸誘的孩子。露伊絲勸誘着我說：「熱的麵」。我沒有答話。

電話鈴不停地響着。我不知道誰打電話來，因為我不喜歡在電話裏說話。那一定是我妻子的母親，她已經抵達這個地方，並且打電話來問候我的健康。僕人用帶淚的聲音答話。每個人都以為我病了。我在寫作，哭泣，思念我的妻子，她出去了，她以為我是個俄國土著野人。她是在俄國與匈牙利戰爭時，從匈牙利人那兒聽來這些話。那時我被扣留在那兒。我住在那裏並且寫那部「舞蹈理論」。我很少跳舞，因為我很悲哀。我悲哀因為我以為我的妻子不愛我。我在利奧·德·吉尼洛（Rio de Janeiro）訂婚；我在南美洲匆促結婚。我在亞風（Avon）汽艇上遇到她。我已經描述一些我的婚姻生活。我必須說我沒有想到未來就結婚。我們將很辛苦儲蓄下來的錢花光了。我送她一朵五法郎的玫瑰花。我一天給她買二十到三十朵這樣的玫瑰花，我喜歡送她這些玫瑰，因為我能感覺花朵而且我知道我的愛是白色的，不是紅色的。紅玫瑰使我害怕。我不是個懦夫。我結了婚。我感覺到永恆的愛，而不是官能的愛。我熱烈地愛她，並且給她一切我所能給的。她愛我。我似乎覺得她很快樂。我們婚後三五天，我第一次感到悲哀。我要我的妻子學跳舞，因為，舞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我要教她。我從沒有把我的藝術投給任何人，我要自己保留，但是我要教她舞蹈的真正藝術，但是她害怕。難道她不再信任我了？我痛苦，不停的哭，我已經感到死亡。我知道我已經做錯了一件事，但是要解除已經太晚。我把自己放入一個不愛我的人的懷裏嗎？我了解全部的錯誤。我的妻子崇拜我，置我於一切事物之上，但是她並不感覺我。我想要離去，但是我知道那是卑下的，我還是跟她在一起。她愛我。她是否為了我的藝術和我身體的美麗而愛我呢？

她很聰明，她教我有關生活中的要務。我在倫敦與皇宮劇院有一件訴訟案，結果我敗訴。我與那個劇院仍然有一個訴訟案。我已經說過了那個案件。我因為工作過度病倒並且發高燒，病得快死了。我的妻子哭了。她愛我，當她看到我工作過度她非常痛苦。她了解那是為了錢。我不要錢，只要一個簡單的生活。我愛劇院，我要工作。我努力工作，但是後來我精神崩潰，因為我覺得不受歡迎，於是我自作隱退，我隱退，一致於不再了解人。我不斷地哭。

我不知道我的妻子爲甚麼哭。我想她已經知道這個錯誤，她怕我會離開她。我不知道她和女兒一起在家裏。我以爲她們出去了。我停止哭，當我聽到哭聲。我深深被傷害，而且可憐她。我哭，哭泣。她不停地哭着。朋友們陪着她，所以我不要去找她。我希望她能幫助她，也希望她明白過來。

給X女士的信

親愛的夫人：

我很高興接到你的信——我了解你的目的是要讓我知道俄國芭蕾舞團的表演不像往常那麼好了。我也覺得妳要知道馬辛在稱讚我。我相信他的確很仁慈地談論我，但是我也同時覺得那是一種僞裝。我相信是如此因爲馬辛對狄亞義烈夫有很大的好感，而我不喜歡狄亞義烈夫。

狄亞義烈夫恨我：在巴西洛那（Barcelona）他試圖要把我關進監牢。我在巴西洛那跳舞——我一直是這樣的——帶着「愛」跳舞。馬辛跳舞沒有愛，因爲他較喜歡戲劇性的藝術。他是個好男孩——我對他有真的感情，但是我不以爲他對我有友好的感覺，因爲他以為我傷害了狄亞義烈夫。狄亞義烈夫告訴他他不喜歡我的原因是因爲我要求付薪，我是在他的公司裏領薪酬。

狄亞義烈夫不喜歡付錢——馬辛不久會發現的。我希望按時領取薪酬——我得照顧母親，假如我不照顧她，她會挨餓。馬辛像我一樣愛錢。我不在乎假如馬辛取代了我在妳心中的地位。我喜歡他。當我們見面時我像兄弟般吻他——但是他沒有吻我，這使我悲傷……

我不要再和狄亞義烈夫一起工作——以後我永遠不和他一起工作因爲我們的見解完全不同。我希望馬辛——我欣賞的人——會到我這邊來。我希望他不會被狄亞義烈夫恐嚇倒，也希望他會准許馬辛來和我一起工作。

我也曾經被狄亞義烈夫嚇倒，但是永遠不會再如此——我非常努力在工作，同時有很大的進步。但是這種進步與狄亞義烈夫的進步大不相同。我與狄亞義烈夫不同，我有一顆心——我用我的心和我的靈魂工作，希望發展我的精神。我不再是俄國芭蕾舞團的尼金斯基——我是神的尼金斯基——我愛祂而神愛我……

現在我要妳看我的舞蹈——我沒有舞團。因爲這個原故我要妳來巴黎看我，不久我要到巴黎去。

希望很快見到你，

帶着友情，妳的

給雷朋伯爵夫人的信（一九一九年）

瓦士拉夫·尼金斯基

親愛的夫人：

我要請求妳把夾在這裏的一封信交給果斯托維斯基（Dmitri Romanovich Kostrowsky）。他是一個藝術家，而且他爲癩痢病所苦，但是他是非常聰明的。

我非常喜歡他，因此我寫信給他。我讓這封信開著——我沒有秘密。妳是否願意以妳的名義寄出這封信？因爲我不要它被遺失。妳可以不可以在必需要時把這封信呈給英國官方；同時我要求：妳能讓果斯托維斯基給我寫回信，由妳轉交。

我有另一個大要求，請妳保護果斯托維斯基，因爲他病得很重——而且很窮——他和他的妻子在一起。他的孩子在俄國同時我相信他的妻子正在受苦，因爲她不能看到孩子們。我不要果斯托維斯基到俄國去；果斯托維斯基夫人獨自去俄國將會比較好些。我了解他們害怕共產黨。我的母親去基輔了，因爲在革命時她害怕不敢去。

我確信官方會了解我爲甚麼替果斯托維斯基夫人請求准許到俄國。

我先謝謝妳，帶着友情

瓦士拉夫·尼金斯基

閣下：

給聯軍駐俄國理事會主席的信，巴黎

我要請求你准許把附夾在這裏的一封信轉交給我的母親。我愛我的母親，我要讓她知道我活着。我知道你非常忙碌，但是我也知道你是個仁慈的人。

你將會了解我，如果你看過我跳舞。

我請求你幫助我，把我的信交給我的母親，我知道這全靠你幫忙，雖然你必須把它呈交給別的有關當局。

再一次，請求你把它轉交給我的母親。我的母親是個生病的女人。她失去了一個兒子，她因爲不能見到我而感到痛苦。她愛我。她與政治無關，她已經七十歲了。她知道我很著名，到處受歡迎，也知道我有很多有勢力的朋友，所以，假如她沒有我的消息，她會相信我是死了。

我已經有一年半沒有跟她取得聯絡。她也許會以為我最近在英國跳舞。也許她害怕我會因革命而受傷害，因為他們也許會以為我是屬於革命的人。我母親知道我不屬於任何政治黨派。她知道我對人類的愛心。她知道我不喜歡壓迫。她知道，當我還是個小孩時我就不喜歡和同學打架。她把我養育長大，她很了解我。我不喜歡打鬥——我愛每個人——我不願任何人死亡。

我愛我的妻子，她出生是匈牙利人。在戰時我和她一起在法國旅行。法國官方好幾次都准許我們經過法國。我愛法國和英國，波蘭，意大利和俄國，我愛全世界。

我先謝謝你

瓦斯拉夫·尼金斯基

給艾利羅娜·尼金斯基 (Eleonora Nijinsky) ——尼金斯基的母親的信，一九一九(?)

這封信開始用俄文寫，但是結尾用波蘭文寫。

尼金斯基的母親住在俄國。

我親愛的母親：

我永遠愛您，我的身體健康。我沒有您的消息。我會經寫信給您但是沒有收到任何回信，而我的信被送回來。

我快樂。但是我不快樂因為我不能見到您。我愛您，請您到我這兒來。我租了一個小房子，傢具齊全；這個房子任由您使用。我非常愛您，您把我養大。我有一個女兒，我希望您也能把她帶大。我知道在您內裏有多麼多的神，所以我希望您給她神。我的女兒是個很好的孩子。她聽從愛她的人的話，所以她會服從您的，神要您跟她在了一起而我要妳和我在一起。您即刻就來吧！我會寄旅費給妳。我不要和政治混在一起。我不是政治家，我是人，神的創造物。我愛每個人所以不贊成任何謀殺。我年青力壯，我做許多工作，我沒有很多的錢，但是足夠供您渡過一生。

我也想要見波洛尼亞 (Bronia) 和沙莎 (Sacha) (註27)，他們現在和您在一起。我知道他們都全心全意愛您。我明白他們生活非常困苦，而且疲於掙扎。我想幫助他們。我自己不要錢。

我的妻子也非常愛您，非常希望您來。我也是一樣。請您通過英國官方寫信給我。我也是通過他們寄這封信。我知道假如您自己去見他們，他們會喜歡您。但是自個兒去，不要和沙莎一起去。他們也許會不承認革命的人。我不知道沙莎現在如何，因為我已經好久沒有見到他了。

我喜歡克倫斯基 (Kerensky)，但是不贊成共產黨。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了，因為最近他沒有表示他自己。我的確表示了我的意見。我不喜歡政黨政治。我不屬於任何政黨。我知道得太清楚了，神愛所有的人，不要任何人死去。

許多人誤解托爾斯泰。他不是個無政府主義者。他的作品我看過許多次。我明白他愛每個人。他愛神而不是愛一個政黨。我也是一樣。我的黨是神的黨。祂和我在一起，我和祂在一起。我吻您，我親愛的母親，並且請求您吻所有愛我的人。

你的兒子

華西俄 (Wacio)

註解：

- (註1)：尼金斯基的「感覺」(feeling)意指本能——潛意識的驅策力。
- (註2)：凱拉 (Kyra) 是尼金斯基的女兒，因乃父的精神病，遷居於鄰人的家。
- (註3)：尼金斯基所指的是精神的迷亂狀態，詳見羅萊拉的「尼金斯基傳」第十九章。
- (註4)：此事過程見「尼金斯基傳」第十九章。
- (註5)：A 是尼金斯基的一位蘇聯朋友。
- (註6)：愛瑪 (Emma) 與愛美利亞 (Emilia) 同一人。
- (註7)：可斯托洛夫斯基 (Kostrovsky)，尼氏友人，喜愛托爾斯泰作品，極力想影響尼氏。可患癲癇，死於神經病。
- (註8)：「新時代報」(Novoye Vremia)。革命前在聖·比德茲堡的一份重要日報。
- (註9)：羅美思嘉 (Romuska) 是羅萊拉 (Romola) 的縮稱。
- (註10)：此處尼氏指一項「聯想測驗」(Association test)。
- (註11)：露伊絲 (Louise) 是尼氏的女僕，瑪利 (Marie) 是女廚師。
- (註12)：酸捲心菜湯 (Schai)。

- (註13)：此處尼氏的意思是象徵的。
- (註14)：亦象徵意謂。
- (註15)：一種幻覺。
- (註16)：舞者在帝國學校 (Imperial School) 畢業後，在帝國劇院 (Imperial Theatre) 服務的月薪是六十五盧布。
- (註17)：尼斯基基取王爾德 (Oscar Wilde) 的案件和王氏的下場。
- (註18)：小神父 (batiuska)，俄國教士。
- (註19)：俄國挑夫 (dvornik)。
- (註20)：俄語「尼金卡」(Nijnika) 為「親愛的」之意。
- (註21)：尼氏在申請波蘭護照。
- (註22)：「凱拉」是古拜占庭姓名。
- (註23)：此處的催眠歌以俄文詩式寫出，英譯本未譯出。
- (註24)：貝得·聖·摩里茲城在冬季關閉。
- (註25)：在冬天，山和樹林被霜雪覆蓋，有時霜雪厚達五、六呎，沒着雪鞋，不能行走。
- (註26)：一俄里 (a verst) 是三千五百英尺。
- (註27)：波洛尼亞 (Bronia)，尼氏妹妹，沙莎 (Sasha)，尼氏妹夫。

「尼金斯基日記」序

羅萊拉·尼金斯基 (Romola Nijinsky) 作

這部日記是尼金斯基要跟人類說的話。他希望這部書能在他在生時出版，這個願望，在一九三六年當日記面世時已經達到。

這是一部關於人類的稀有著作；世界上的偉大藝術家，很少像我的丈夫寫他的「自白書」那樣，坦率地給我們寫下他們對宗教、藝術、愛與生命的看法。當尼金斯基在寫作日記，正是他在經歷精神上的極苦之時，而他還能夠這樣清晰地表達他的感受，寫成一部含有深刻的感染力和真實無比的書。

這部日記是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寫成，當時他隱居在聖·摩里茲，等待戰爭的結束。

與世隔絕，完全失去表演他的藝術的機會，我的丈夫嘗試利用別的艺术媒介，以求與人衆達到溝通。他開始學畫，音樂，編舞，最後寫他的日記。

(a) 在編輯這部日記的過程中，我忠於它的原稿，儘量應用尼金斯基自己的表達語言。(b) 在他的「自白書」裡頭所提到的一些事件，我在我的第一本書中已經提過。(c) 在這部書中，可以看出尼金斯基自己對這些事件的解釋。

他日以繼夜，一直狂熱地寫作。我會經阻止他，我擔心他會力竭。我感到：他漸漸的殘酷的被一種無形又不可思議的力量帶走，遠離他的藝術、生活和我。我極度驚慌，與這種可怖的力量搏鬥。我不能解釋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只感覺到這種改變。我的丈夫很體恤，慷慨，像以往那樣可愛，雖如此，他已經是一個不同的人。我試着去了解他，可是他避開我的問題。我要看他的日記以求解答，但他不允許我這樣做。他把日記鎖了幾個月，後來他答應把它交給我。當恐怖的災禍降臨到我們的身上之時，當我們發現尼金斯基已經病了，我們完全忘記了他的日記和一切，開始掙扎以拯救他的精神錯亂。

這部日記是一九三四年在無意之中再度被找出來的。我第一本關於尼金斯基的書在那時出版。人們籌備了一個關於他的展覽，他們要我借出個人的收藏。當我在找尋一些服裝之時，我記起幾個在一九一九年貯藏起來的衣箱。在這些箱子和別的東西之中，我找到四本學校的練習簿。我以為這是我們的女兒的簿子，所以我把它們擱在一邊。數月後，我翻閱這些簿子，發現在裡面書寫的是我丈夫的筆跡。這些文字的內容從俄文翻譯過來之後，才發現原來是尼金斯基的回憶錄。

除開諾斐 (Novare)，沒有一個舞蹈家像尼金斯基這樣坦白地表露自己。尼金斯基是一個舉世知名的偉大舞蹈家——「舞蹈之神」(Dieu de la Danse)——但是他不止於此。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一個追求真理的人，他的唯一目標是扶助、分擔和愛。

他將他的全部生命、靈魂、天才，都貢獻在為人類服務的工作上，帶着抬高他的觀眾的心願，他把藝術、美和歡樂帶到人間。他的目的不在於娛樂或者為自己求得成就和光榮，而是要通過他自己的媒介——舞蹈——來傳播一種神聖的訊息。帶着神靈的、敏感的本性，他不能逃避所有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的命運——被犧牲。

我確信：如果他能够在他週圍的人之中，包括我自己，取得更多的諒解與善待，他就會避過那恐怖的精神上的痛苦，這痛苦最終迫使他遠離現實的世界，進入他自己的世界之中。

他在年少時代就已經嚐到生的艱苦。他眼看母親的不幸和貧窮；當他在帝國學校 (Imperial School) 的八年期間，他容忍同學們狹窄的嫉忌心，後來，當他成爲一個年青的舞蹈家之後，他必須忍受壓迫。他的同行藝人，即是蘇聯芭蕾舞團的舞者，往往跟他敵對；他甚至不能在那些曾經靠他幫忙的人之中獲得同情，這些人靠他那非凡的天才、幻想性的創造、不斷的努力而贏得了成功和名望。他們要搶走他所有的功績。他們如何能了解尼金斯基，如何能了解他的純淨的心，他的謙遜，他對藝術、美和神的孩子般的赤誠？他們都不能理解這些。

在舞蹈藝術的歷史上，只有一個舞蹈天才遭受到與尼金斯基同等的攻擊。這人便是諾斐。他一樣被迫害，被指責他的不朽芭蕾舞不是自創，徹底遭受同人的誤解。尼金斯基和諾斐，兩個偉大的舞蹈藝術的改革者……尼金斯基注意到這一切的敵意，他仍然不要放棄對人類的善心的信仰。當他對友誼的忠實被粉碎之時，他遭受打擊，而他安靜地、寬仁地繼續向前，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這場大屠殺，以及他

對人類的無以為助，粉碎了他的心。從此「他自作隱退，以致於再也不了解人。」

在我丈夫的疾病惡化後的歲月中，我們的命運是經歷許多的殘酷和不幸。特別是在第二次大戰期間，我們真是像流浪的吉布賽人那樣過活，一日過後，當夜降臨，從不知道是否有一個地方可以棲身。

當我丈夫開始患病之時，我害怕必須要把他關在一間精神病院中，雖然精神病專家都勸我這樣做。反之，我決定把他安置在聖·摩里茲的家中，在家中，我能够照顧他，而且我想他會因他的自由和家庭生活而感到快樂一些。後來，我發現醫生們是對的，在我的陪同下，尼金斯基被送入一間療養院。我嘗試在可能的範圍內爲他求得最完善的救助，請教了最聞名的專家，包括弗洛依德(Freud)和榮格(Jung)，之後，我們在維也納住了幾個月，尼金斯基在一家醫院接受治療。後來，我們到了巴黎，希望他以前的藝術圈內朋友會刺激他，使他清醒過來。可是，這一切看來都沒有效用。反之，他的病況漸形惡化，越來越遠離現實，最後，我們再次回到瑞士；：在這段時期，我有充足的時間深思，我覺得：對於藝術的歷史以及尼金斯基自己，我有責任讓全世界知道，他不只是一個偉大的舞蹈家。我們婚後不久，我的丈夫就要我代他誦述他對藝術的看法，他希望以此幫助學習舞蹈的學生們。而我也開始寫作，這便是後來完成的尼金斯基傳記。

當我完成我丈夫的傳記時，我要爲未來的世紀重新捕獲他的藝術，重新建造他所具有的一切。我以卑微的方法，試着處理每一個事件，每一項事實，并爲尼金斯基，他的生命、他的藝術和所有跟他有所接觸的人，刻劃一幅真實的圖像。我深深感激，世人都讀出我書中的坦誠，都熱情地接受這種坦誠。

最近我訪問蘇聯，有機會跟許多藝術家、學生和別的人會面並交談。每到一處，我都發現：藝術家和一般俗衆均帶着崇敬記住我的丈夫。學舞的青年學生也崇敬他，他是他們之中啓示的源泉。他的同胞都了解：他不是一個浪子，不像許多爲了個人的利益而破壞俄國離開俄國的人。他是爲戰禍和疾病所逼而不能依照計劃重歸他的母國土地。他意圖在他的祖國設立他的舞蹈學院。

到今日，他死去已十多年了，我再次把這部日記奉獻給你們，希望它能引起更多人的興趣，並且，作爲精神病學的研究者的一部讀物，能幫助了解尼金斯基心智的美麗的隱秘。

有許多人可以討論作爲藝術家和舞蹈家的尼金斯基——只有三個人有權利和資格談及他的私生活，即是：狄亞義烈夫、我的丈夫和我自己，前二人不幸都謝世了。關於我的丈夫，我在我的書中已經說了我所要說的話。現在，我把尼金斯基自己的話獻給你們。

風訊

□下一期就是我們在三個月前預告要出版的小說專號，那將是一個特大號，事先我們要向讀者和代理說明幾件事：(一)小說專號的篇幅比普通一期多一倍，有二百餘頁，是六月和七月的合刊；(二)小說專號因為篇幅增加，需要較多時間的編印，出版日期改在七月初；(三)小說專號的定價是馬幣一元，原有訂戶，一期小說專號作兩期計算。

□小說專號的內容，請恕編輯室不作任何預告，過去詩專號和戲劇專號的出版，已建立了讀者和編者之間相互的信心；多說不如多拿出作品來。

□拿出作品來，這是一句很實在的話，這句話使說空話的人胆怯和臉紅，使沉默創作的人得到安慰和鼓勵。擁護和攻訐甚麼流派都沒有用，最實在的還是這句話：拿出作品來。

□拿出作品來，是作者用作品證明自己的存在和價值。我們更歡迎一些新的名字拿出作品來，革新後的蕉風，除了擁有一群熱情的基本寫作人外，還湧現了一批新的名字，這一期的袁曼、紀岳都是第一次在蕉風上出現。我們歡迎更多的人拿出作品來。

□這一期的另一位作者紀岳，另寄了一篇附帶的文字來，現在節錄在風訊裏，他說：

「革新後的蕉風，令人刮目相看。高水準，新風格而外，更重要的是擁有一批熱情的基本寫作者，和具有長期性的通盤計劃與編輯方針。」

「對於一些較有深度的作品，普通讀者不易接受，不過，他們都願意向世界文學之窗眺望，以擴大視野，增廣見聞，諸如戲劇專號中的「結局」一劇，如果再加上對該劇的剖析與評論，相信讀者將會更加理解、更感興趣。」

「紀錄文學非常精彩、生動，希望每月都有，一位北馬知名作者對我說……革新後的蕉風，他特別喜歡二〇七和二〇九兩期，二〇七期因為有戲劇專號，二〇九期則為了欣賞紀錄文學……我有一點同意這位作者的話。」

「『風訊』似乎不限於蕉風而已，舉凡世界文壇動向，星馬文藝界新消息等等，均應予簡略通訊，以通聲息……」

□ 紀岳提到那一點「擴大視野」，是非常重要的。四月二十九日，馬來西亞藝術學院院長鍾正山先生，中國報副刊編輯陳毓平先生，馬來西亞電台「我們的文壇」主持人楊際光先生，和本刊的一位編輯人，在一次電台的座談會上，都談到這一點的重要性，在創作以外，應該擴大視野，多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作品。

□ 我們的作者、讀者在這方面是相當自覺的，讀者作者們也可以在改革後的蕉風看，出編輯室在這方面的配合態度。

□ 這一期刊出了一篇極有份量的譯文「尼金斯基日記」，這是一位藝術家要對人類說的話，是一篇人性光輝的自白書，有赤子的真誠，有人道主義的尊嚴，有獻身藝術的勇敢，有人世間的歡樂與悲情，希望讀者能用耐心閱讀；兩位譯者的努力譯述，我們的慎重刊用，是經過考慮和選擇的。與陳瑞獻合譯的郝小菲是一位南大歷史系畢業生，在本刊戲劇專號，她曾譯出了泰戈爾的「葬禮」。

□ 「尼金斯基日記」，將編入蕉風文叢出版單行本，關於蕉風文叢的出版計劃，我們將以後適當的時間另作說明。

I

E

DAT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二元八角，全年五元五角，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掛號，或者換成郵票，連同下列表格寄交：

美林報業公司： Million Press Co., No. 10, Road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訂閱單

| | |
|---------|--------|
| 姓名（中英文） | |
| 地址（英文） | |
| 訂閱期數 | 期起至 期止 |
| 訂費 | \$ |
| 註備 | |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LIBRARY